

学校代码: 10052
学 号: S03290

中央民族大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

名词研究

姓 名: 热孜娅·努日

指导教师: 买提热依木 教授

院系(部所): 维吾尔语言文学系

专 业: 古代突厥语

完成日期: 2006 年 4 月

摘 要

本篇论文是一部关于回鹘佛教文献《弥勒会见记》的名词的语言描写。目的在于以历史语言学研究 and 比较语言学基础上叙述其语言规则。

《弥勒会见记》是现存篇幅较长的回鹘佛教文献之一，能与其相比的只有《金光明经》，《玄奘传》等少数几种文献，它对研究古代维吾尔语言、文学、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文献的语言特征在古代维吾尔语研究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文献对突厥语历史语言学家和比较语言学家来说，是现存极为珍贵的长篇材料。

《弥勒会见记》作为迄今已知最重要得回鹘文文献之一，自上个世纪被发现起，各国学者对此文献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但至今尚未见到对《弥勒会见记》语法的系统研究成果。

在维吾尔语中名词占词汇系统的很大一部分，它在词汇意义方面或是用不同的形态变化来表达不同的语法意义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表现力。并且名词的语法特征与其他静词相比更为突出。所以研究名词语法形式以及这些语法形式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对维吾尔语形态学分析尤其重要。

突厥语构词主要是词根和词干加各种词缀来构成。维吾尔语通过构词、借词来表达新事物、新概念。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出现的新术语主要是以借外来词为主。这可能是由于古代突厥语构词词缀没

有充分被发掘和使用。使用借词不是构成新词的唯一手段。我们可以挖掘维吾尔语语言资源使之能够派生出新词，而不是完全求助于其他语言。所以其名词构词法的研究对我们语言词汇系统发展有很大的使用价值。笔者主要探讨该文献里所涉及到的名词的构成、语法形式以及这些语法形式所表达的语法意义。

此论文属于共时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研究是以若干个共时的断面研究为基础的。因此共时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在此论文中对《弥勒会见记》的名词词法结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关键词：《弥勒会见记》，回鹘语，名词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s a descriptive grammar of nouns in Old Uyghur Hami version Buddhist text *Maitrisimit*, designed to discuss the linguistic principles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Maitrisim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nuscripts. Schola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been doing various researches on it, but so far there is no such a research, which is about the systematic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Maitrisimit*. Its language may differ from any other languages that used in other manuscripts at the same time and as being a literature, its language may differ from oral languages used in the same time. Studying its linguistic features not only has an important meaning in studying Old Uyghur but also is a great help in comparing it with other manuscripts.

Suffix is a widely used part in Uyghur grammar. Formatting rules mainly use suffix. External morphology is used in this manuscript, for example: the postpositions are belonged to external morphology, but it's not the mainstream. So I didn't focus on this part in my dissertation.

This dissertation includes five parts: preface (includes purpose of the

dissertation, introduction to the manuscript, researches on the manuscript); grammatical category of nouns(case,number,possession); word-formation of nouns (stem nouns, derived nouns, compound nouns,formation of Buddhist terms); dialect category of the manuscript and epilogue.

This dissertation belongs to synchronic study. Synchronic study is very important since historical study is based on several synchronic studies. Before doing the conclusion writer analysed the nominal structure in Hami version *Maitrisimit*.

Key words: *Maitrisimit*, Old Uyghur, Nouns

目 录

序 言	1
1. 选题意义及目的.....	1
2.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概况	1
3.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研究情况.....	2
4. 本文中所使用转写字母对照表.....	4
第一章 名词语法范畴.....	5
第一节 名词的格范畴.....	5
第二节 名词的数	13
第三节 名词的领属一人称	13
第二章 《弥勒会见记》名词结构 研究.....	14
第一节 原生名词.....	14
第二节 派生名词	16
第三节 复合名词.....	20
第四节 佛教用语的构成.....	24
第三章 《弥勒会见记》的方言属性问题	28
结 语.....	32
参考文献.....	34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34
后 记.....	35

序 言

一、选题意义及目的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Maytrisimit)》是现存篇幅较长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之一,迄今发现的篇幅能与其相比的只有《金光明最胜王经 (Altun Önglüg Yaruq Yalıtıraqlıq Qopta Kötrülmiş Nom Ilki Atlıg Nom Bitig)》、《玄奘传 (Bodistwtaito Samtso Ačarining Yoriğın Uqıtmaq Tsi-in-čuin tigmä Nom Bitig)》等少数几种文献。对于《弥勒会见记》中语言特征的研究在古代突厥回鹘语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同时,该文献对突厥历史语言学家和突厥比较语言学家来说也是极为珍贵的研究材料。另外,对该文献的研究对于了解和研究古代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学、宗教以及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更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维吾尔语是一种形态变化十分丰富的语言,因而维吾尔语词法学的研究内容便包括了词的分类、构词法、词在语法变化中所形成的语法形式以及这些语法形式所表达的语法意义。维吾尔语的词类可分为静词和动词两大类。静词一般是相对动词而言的,包括名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副词等,其中名词占据了词汇系统中相当大的比重。名词无论是在词意方面、还是通过形态变化来表达各种各样的语法意义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表现力,并且其语法特征与其他静词相比也更为突出。因此,研究名词的语法形式以及这些语法形式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对于维吾尔语的形态学分析便尤为重要。

包括维吾尔语在内的突厥诸语主要是词根或词干缀加各种词缀的方式来构造新词。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生事物、新的概念也需要通过构造新词或使用外来语借词来表达。现在,维吾尔语中表达新事物的各种术语基本上是以使用借词为主,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古代突厥—回鹘语中的构词词缀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应用是不无关系的。客观地说,使用借词不应成为现代维吾尔语构造新词的唯一手段。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深入挖掘维吾尔语的语言资源并加以利用,使之成为构造新词的一条新途径,从而扭转在新词、术语的使用方面完全依赖外来语借词的局面。

综上所述,对于回鹘语中名词构词法的研究对于我们语言词汇系统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和实际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探讨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中的名词的构成、名词的语法形式以及这些语法形式所表达的语法意义。

二、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概况

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维吾尔人的先民曾先后信仰过摩尼教、佛教和景教等宗教。蒙古草原上的回鹘汗国于公元840年左右灭亡后,西迁至吐鲁番盆地及其附近的部分回鹘人在那里重建了回鹘汗国,史称高昌回鹘汗国。此后,这部分回鹘人在当地居民的影响下,放弃了摩尼教改信佛教,并由此开展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当时,佛教在回鹘人中非常盛行。当佛教节日来临时,人们聚集在寺院附近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如讲经、演唱佛教故事和戏剧等。冯·加班女士即认为《弥勒会见记》是在回鹘人的所谓新日(yangi kün) 时向佛教徒们演唱的剧本。耿世民先生则倾向于认为其可能是一种带挂图的说唱佛教故事的“唱本”^①。

已知的回鹘文佛经有三个来源:早期的回鹘文佛经系译自的古代焉耆—龟兹语;后

^①耿世民:《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德文本序,载《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来有许多佛教著作均系译自汉文；还有一部分佛经译自藏文。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系译自吐火罗语^①。回鹘文佛经以大乘佛教文献为主，但也间有小乘佛教文献。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被认为是属于小乘佛教的文献，但也有大乘佛教的影响^②。

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研究情况

我国所保存的这部《弥勒会见记》是于1959年4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天山人民公社托米尔提（Tömtürti）大队附近发现的，为了区别于流失国外的同名回鹘文残卷，一般将之称为哈密本。此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其写本形式为梵夹式，长44厘米，高22厘米，以黑墨抄成，纸质厚硬，呈黄褐色，上下划有黑色边线，行距为1.5厘米，在每叶的第7~9行间有直径5厘米的黑色圆圈，中间有穿绳用的小孔。写本共293叶（586面），其中完整无缺的和大体完好的114叶。每叶左侧有以小字标出的品数和叶数，写本为双面书写，每面文字多为30行，部分为31行，在每一幕的开头均有以红墨书写的演员的出场地地点。该书是先由圣月大师（Aryančandri）从梵语译为古代焉耆—龟兹语（即过去所谓的吐火罗语），后又由一位名叫智护的法师从古代焉耆—龟兹语译为突厥语。哈密本的施主是曲·塔什·依干·督统čü taš y(i)gän tutuq。写本正文并非全由一人抄写，从现存残卷来看，已见有三种不同的字体：一种书法浑圆、熟练的字体；一种细瘦、工整的字体；一种略显笨拙的字体。具体抄写人的名字在书中见到的有两个：法尊萨里（Waptsun šäli）和吐克·促帕·阿凯（Tutsupa äkä）。

除我国以外，德国也收藏有此文献的一些残叶。这部分残叶是上个世纪初由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率领的德国考察队在我国新疆吐鲁番的木头沟（Murtuq）和胜金口（Singim）等地发现的，共227叶，约占全书的1/10，其中仅有几张是完整的，其余多为残片。

国外对回鹘文《弥勒会见记》首先进行研究的是缪勒（F·W·K·Müller）。1907年，他在题为《对确定中亚的一种不知名语言的贡献》的论文中，刊布了此书的一段跋文，用以说明跋文中所提及的tohri语就是吐火罗语。此文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关于所谓的吐火罗语的热烈争论。1917年，他又与泽格（E·Sieg）合作发表了《〈弥勒会见记〉与“吐火罗语”》，他在文中为了证明跋文中所谓的tohri语即指这种不知名的语言这一观点，曾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与古代焉耆语的《弥勒会见记》中的若干段落分别译为德文加以对照以证明前者确系译自后者。其后，冯·加班女士又于1957年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运到联邦德国梅因茨科学院保存的部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残叶（共113叶）影印刊布^③，并附有说明一册。1980年，德国所藏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写本又由S·特肯（Şinasi Tekin）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后加以转写与德语译文一并出版^④。此外，哈密顿（J·Hamilton）和S·特肯曾分别就回鹘本译本的成书年代发表过文章^⑤。

我国学者对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发表了不少的论著。其

^① 在其跋中有如下字样：“aryančandri kiši açari ānāntāk tilintin tohri tilinčā yaratmiš. prtyrakšit açari tohri tilintin türk tilinčā āwritmiš ma-itrisinit nom bitig……（圣月菩萨法师从梵语制为吐火罗语。智护法师从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弥勒会见记》……）”

^② 耿世民：《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德文本序，载《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③ : Maitrisimit-Faksimile der altturkischen Version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asika –schule 1957.

^④ : Maitrisimit nom bitig. die uigurisch Überstzung eines werkers der buddhistischen Baibhasika –schele . I , II, Berlin , 1980.

^⑤ J·Hamilton : “Review of A·von Gabain Maitrisimit”, (《通报》), Vol.46 , 1958.

S·Tekin : Zur Frage der Datierung des Uighurischen Maitrisimit , Mitteilungen der Instituts fur Orientforschung 16 , 1970.

中主要有：冯家昇先生的《1959 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①；耿世民先生的《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本）研究》^②、*Qādimqi Uyğurčā İptidayi Drama Piyé asi Maitrisimit (Hami Nushasi)niñ 2-Pardasi häqqidiki Tātqiqatı*^③、《回鹘文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④、*Das 16.Kapitel der Hami version der Maitrisimit*^⑤、*Das Zusammentreffen Maitreyamit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 Version der Maitrisimit*^⑥、*Der Herabstieg des Bodhisattva Maitreya von Tusita-Gotterland zur Erde. Das 10.Kapitel der Hami 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⑦、*Die Weltflucht des Bodhisattva .Das 11.Kapitel der Hami version Handschriif der Maitrisimit*^⑧、*Das Erlangen der unvergleichlichen Bodhawarda .Das 15.Kapitel der Hami version Handschriif der Maitrisimit*^⑨、*Nachtrag zum Erlangen der unvergleichlichen Bodhawarda*^⑩；耿世民、张广达合写的《唆里迷考》^⑪；李经纬先生的《“如来三十二吉相”回鹘译文浅论》^⑫、《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初探》^⑬、《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二卷研究》^⑭、《佛教“二十七贤圣”回鹘文译名考释》^⑮、《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三卷研究》^⑯、《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二卷研究续》^⑰；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先生的《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三章简介》^⑱、《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三品研究》^⑲、《大型佛教剧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⑳；多鲁坤·阙白尔先生的《〈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探》^㉑、《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序章研究》^㉒；季羨林先生的《吐火罗文 A 中的三十二相》^㉓；张龙群的《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序章研究》^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维吾尔族学者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阙白尔、克尤木·霍合作的加《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 1 卷）^㉕。该书整理刊布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序言部分与前 4 章，其中包括了原写本图本、原文

^① 冯家昇：《1959 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文物》，1962 年 7-8 期。

^②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本）研究》，《文史》第十二辑，19 。

^③ Geng Shimin : *Qādimqi Uyğurčā İptidayi Drama Piyé asi Maitrisimit (Hami Nushasi)niñ 2-Pardasi häqqidiki Tātqiqatı* ,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 Vol.4 , 1980.

^④ 耿世民：《回鹘文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86 年试刊号。

^⑤ Geng Shimin : *Das 16.Kapitel der Hami version der Maitrisimi* ,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 Vol.9 , 1985.

^⑥ Geng Shimin : *Das Zusammentreffen Maitreyamit 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 Version der Maitrisimit* , *Asiatische Forschung* , Vol.84 , Wiesbaden , 1987.

^⑦ Geng Shimin : *Der Herabstieg des Bodhisattva Maitreya von Tusita-Gotterland zur Erde. Das 10.Kapitel der Hami 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 ,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 Vol.15 , 1988.

^⑧ Geng Shimin : *Die Weltflucht des Bodhisattva . Das 11.Kapitel der Hami version Handschriif der Maitrisimit* ,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 Vol.18 , 1991.

^⑨ Geng Shimin : *Das Erlangen der unvergleichlichen Bodhawarda .Das 15.Kapitel der Hami version Handschriif der Maitrisimit* ,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 Vol.20 , 1993.

^⑩ Geng Shimin : *Nachtrag zum Erlangen der unvergleichlichen Bodhawarda* ,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 Vol.20 , 1993.

^⑪ 耿世民、张广达：《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80 年第 2 期。

^⑫ 李经纬：《“如来三十二吉相”回鹘译文浅论》，《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1 年第 1 期。

^⑬ 李经纬：《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初探》，《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第 1 期。

^⑭ 李经纬：《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二卷研究》，《民族语文研究论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

^⑮ 李经纬：《佛教“二十七贤圣”回鹘文译名考释》，《世界宗教研究》，1982 年第 2 期。

^⑯ 李经纬：《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三卷研究》，《中亚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

^⑰ 李经纬：《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二卷研究续》^⑰，《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5 年第 1-2 期。

^⑱ 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三章简介》，《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第 4 期。

^⑲ 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三品研究》，《民族语文》，1983 年第 1 期。

^⑳ 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大型佛教剧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新疆艺术》（维吾尔版），1984 年第 4-5 期。

^㉑ 多鲁坤·阙白尔：《〈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新探》，载曲六乙 李肖冰主编：《西域戏剧与戏剧的发生》，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㉒ 多鲁坤·阙白尔：《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序章研究》，《新疆艺术》，1995 年第 2 期。

^㉓ 季羨林：《吐火罗文 A 中的三十二相》，《民族语文》，1982 年第 4 期。

^㉔ 张龙群：《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序章研究》，《新疆艺术》，1995 年第 2 期。

^㉕ 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阙白尔、克尤木·霍加：《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 1 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下同。

转写、现代维吾尔文与汉文的译文、内容考释及对其中古代维吾尔语的语法成分与词缀的分析与归纳。全书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是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更是对于国内外学者针对回鹘文文献语言的形态学方面的研究不足的一大重要补充。加之此前他们或单独、或合作，陆续发表的十余篇相关论文，都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这一文献本身及佛教与回鹘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

对于此书回鹘文本的成书年代，目前国内外主要有一些观点：冯·加班女士在其于1957年影印出版的梅因茨科学院所藏的藏本残卷的所书的说明中认为该书抄写于公元9世纪，而译本的成书应在此之前；1958年，哈密顿在为该书所作的书评中，据该影印本中刊布的原文字体与敦煌出土的大部分属于10世纪的回鹘文写本字体相同这一点提出：写本应属于10世纪；冯家昇先生在《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一文中，提出了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成书于10~11世纪之间的观点；1970年，S·特肯在其专门探讨《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的文章中，据冯·加班女士1961年刊布的影印本中第219号残卷中所提及的 klanpatri 与高昌出土的属于公元767年的回鹘文庙柱文中的施主为同一人、同时考虑到该写本字体的特点而提出：此书应成书于公元8世纪中期；耿世民先生与张广达先生在《唆里迷考》一文中认为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成书于10世纪左右；1982年，耿世民先生又提出了新的看法：“根据此书现存的几个写本字体都属于一种比较古老的所谓写经体，在考虑到当时高昌地区民族融合的情况（当地草古代焉耆语居民在8~9世纪时应已为当地操突厥语的回鹘人所同化吸收），我们认为《弥勒会见记》至迟应成书于8~9世纪之间”^①。迄今为止，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成书年代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三、本文中所使用转写字母对照表

顺序	国际音标	转写字母	顺序	国际音标	转写字母
1	ɑ	a	16	k	k
2		ä	17	g	g
3	b	b	18	ŋ	ng
4	p	p	19	l	l
5	t	t	20	m	m
6	ʃ	č	21	n	n
7	χ	h	22	o	o
8	d	d	23	u	u
9	r	r	24	ø	ö
10	z	z	25	y	ü
11	ʒ	ž	26	w	w
12	s	s	27	i	i
13	ʃ	š	28		ï
14	ʁ	ğ	29	j	y
15	q	q			

^① 耿先生：《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文史》第十二辑。

第一章 名词语法范畴研究^①

语法范畴是指对同类语法现象包含的共同语法意义所涉及的抽象概括和类。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以下简称《弥勒会见记》)中所出现的名词有数、格、领属等语法变化。

第一节 名词的格范畴

格范畴的一般意义:名词在句中作句子成分时就有一定的格的形式,所以格起的是表示名词的句法功能、确定该名词和句中其它成分的关系的作用。名词各格变化的总和叫做变格^②。《弥勒会见记》中的名词有主格、宾格、属格、与格、从格、位格、范围一特征格、工具格、相似格、量似格等形式。

一、主格

(一)主格构成:主格的形态特征为零形式,即名词不带任何附加成分的形式。此文献中名词的主格形式出现的最多。

(二)主格作用:

1. 充当主语主格形式的名词在句中作主语时有三种用法:

(1)在谓语动词由基本态的动词构成的句子中,主格形式的名词表示动作是由主体进行的。如:

①udēi qizī yoğrut satğalı balıqqa barir ārdi “牧羊女进城去卖酸奶”(序4, A10)^③。

②tūkāl bilgä t(ä)ngri t(ä)ngri burhan aning ämgäkin ark “全智的天中天佛看到了她的痛苦”(序4, A15)。

③maytri ädgü ögli könglin asağ tusu qılmaqı y(ä)mä bāštürlüg oğrın bolur “弥勒以慈悲之善念转施善得分为五种因”(序5, A26)。

④bu ağuluğ yılanlar bu muntağ körksüz azunta tuğmişlar “如此丑陋的毒蛇降生于世间”(序5, B30)。

⑤t(ä)ngri t(ä)ngri burhan aning öwkäsın amarturğalı yolça iki ağuluğ yılan b(ä)lgürtdi “为了使他怒火平息,天中天佛使两条毒蛇呈现在路上”(序5, B24)。

(2)在谓语动词由被动态的动词构成的句子中,主格形式的名词表示主体是动作的承受者。如:

^① 由于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序言及前四章保存的相对完整,且通过对该文献的通读与研究,本人认为该文献这一部分所反映出的词法现象已能代表该文献全部的词法特点。因此,在本文将仅对哈密本《弥勒会见记》序言及前四章中名词的词法特点加以描写,下文中所称的“此文献中”或“文献中”也仅指《弥勒会见记》的这一部分。

^② 易坤琇、高士杰:《现代维吾尔语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第27页。

^③ 本文中所引转写及汉文译文均系转引自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克尤木·崔加:《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1卷)。

文中所引诸例的出处均以以下方式标明:如出处为序章第五页的B面的第8行,则标注为(序5, B8);如出处为第二章第六叶A面的第11行,则标注为(第二章6, A11)。

①yāti kün içintä yüräkim yarılğu tåg ämgäk k(ä)lsär “如果七天之内使我心碎的痛苦降临”（第一章 13, B25）。

②säning adang tudang yo(qalur) “流言蜚语会被清除”（第一章 14, A17）。

③atı küsi yadaltı “名扬天下”（第一章 14, B2）。

④oyun külçirmäk ünlär äštildi “听到了歌声和笑声”（第一章 15, B26）。

⑤ötrü öwkä köngli ämrilip bardı “然后怒气皆消”（序 6, A1）。

⑥töpüng yarılğay “但愿你的头裂开”（第一章 13, B23）。

（3）系动词（助动词）ol-, bol-, är- 等要求主格形式的名词以构成主系结构。如：

①qızğutung bolzun “作为你的惩罚”（第一章 13, A1）。

②ämti yağuru-qı-a öd ärür “也就是最近”（第一章 1, B4）。

③toyın bolur “成为僧侣”（第一章 4, A23）。

④sanga awant tıl(tağ bolzun) “成为你（施善的原因）”（第一章 4, B12）。

⑤t(ä)ngri yalanguq-nung bağšısı ol “他是天中及人类的法师”（第一章 14, B3）。

⑥öwkä biliklig ağun ağuqmış tınliğ-lar-nıng ağusın bişurğu winay ağ(i)liq akat ärür “断除忿毒而毒害的众生之毒是律藏之光”（序 7, B4）。

⑦sanga awant tıl(tağ bolzun) “成为你（施善的原因）”（第一章 4, B12）。

2. 在句中作宾语，表示动作所涉及的对象。如：

①yalıng yorır ark nomluğ dintarlariğ qutğarğalıır üçün uwıt uyat içğinu... “为了拯救赤身行走的邪见僧断除羞涩...”（序 4, A6）。

②udçı qızı yoğrut satğalı baliqqa barır ärdi “牧羊女进城去卖酸奶”（序 4, A10）。

③iduq älkin ikig tutup yip ägirä yarlıqadı “以神圣的手拿着纺锤纺线”。（序 4, A20）

④nom nomlayu y(a)rliqap qutğaru y(a)rliqadı “说经道法并拯救之”（序 4, B7）。

⑤sansız tümän tınlağlarqa asağ tusu qılu y(a)rliqadı “把善德施向无数众生”（序 6, A4）。

⑥ol y(ä)mä nom ärdni adartlayu sözläsär iki türlüğ bolur-lar “如果分别叙述法宝可以分为两种”（序 7, A27）。

3. 主格形式的名词作定语时有两种用法：

（1）加在以-lıq/-lüg、-sız/-süz 结尾的形容词之前，起限制作用。如：

①öwkä biliklig ağun ağuqmış tınliğ-lar-nıng ağusın bişurğu winay ağ(i)liq akat ärür “断除忿毒而毒害的众生之毒是律藏之光”（序 7, B4）。

②niptičaturt atlağ iş ködük üz-ä dyanqa nomqa kirmiş “以灭谛之力进入禅法”（序 9, A1）。

③kün t(ä)ngri osuğluğ abidaram ağ(i)liq äm ürüntäg bolur “成为药的是太阳般的论藏”（序 7, B7）。

④yarlıqančuçı köngüllüğ “慈悲的心”（第一章 12, B5）。

（2）被修饰的名词加第三人称领属附加成分，表示从属关系。如：

①ulastakı adasini älig bägig qorqıtıp qutğarğalıır üçün qadar qaşlağ tumluğ yüzlüğ bars ätözingä kädilip “为了吓唬国王阿陀士尼拯救之，（佛僧）以可怕的兽面虎身”（序 4, A4）。

②yarım yolta oğul ağrıği kirdi “在途中遭受了分娩之阵痛”。

③t(ä)ngri t(ä)ngri burhan “天中天佛”（序 4, A14）。

④ay tängri körkin bälğürtüp “以月神相貌呈世”（序 4, B7）。

⑤bilgä bilik küçintä uqa y(a)rliqar ärdi “以智慧之力得知”（序 5, A6）。

4. 在句中作状语，表示动作进行的目的、时间、地点等。如：

①küntü ät özin bars bälğürtüp qutğaru yarlıqadı “化身为虎而拯救了他”（序 4, A4）。

②qaltı bir ödün mahamutkalayan arhant anasın qutğarğalı “曾有一次，摩利吉为拯救目犍

连罗汉的母亲”（序 5, A11）。

③arhant tǎgürdi “使他得罗汉果”（序 7, A4）。

④tūnlā kūntüz (al)tī ödün oduğın saqın sansız tümän(tinliğlarq)a asağ tusu qilu y(a)rlıqar “日夜，六次以醒悟和明智施向无数众生”（第一章 15, B26）。

5. 主格形式的名词在句中作独立成分，表示呼唤。如：

①oğlum uluğ qarī yüzygrmī yaşliğ m(ä)n “孩子，我有一百二十岁”（第一章 12, B12）。

②kim ärki tüzünüm bu yār suwda töpüg uqğuçı “这世界上还有懂得‘顶’的智者吗？”（第一章 14, A24）。

6. 在 üzä, tapa, üçün, sayu 等后置词前要求主格形式的名词。如：

burhan birlä （第四章 16, B6）

öd birlä （第四章 16, B19）

tü tüpi sayu （第四章 7, A5）

ärdini üzä （第二章 12, B29）

yār tapa （第三章 5, B31）

二、宾格

（一）构成：在此文献中的宾格附加成分有三种：

1. -n: 缀加于带有领属附加成分的名词之后。如：

anasın “把他的母亲” （序 4, A13）

sawın “把他的话” （第一章 7, A27）

nomın “把他的佛经” （第一章 15, B9）

siziklärin “把他们的怀疑” （第二章 12, A23）

yolın “把他的路” （第一章 15, A21）

küsüşin “把他的希望” （第二章 9, B, 16）

2. -g/-ig/-üg/-ğ/-iğ/uğ: 缀加于未带有领属附加成分的名词之后。如：

sawıg “把话” （序 5, B21）

nomuğ “把佛经” （第四章 18, B, 6）

sizikig “把怀疑” （第二章 6, A17）

yoluğ “把路” （第二章 6, A27）

küsüşüg “把希望” （第一章 5, A8）

3. -ni/-nī: 出现的次数不多，主要缀加在一些代词之后。如：

māni （第三章 1, A25）

bizni （第二章 4, A12）

sāni （第一章 14, A21）

sizni （第一章 16, B16）

anī （序 6, A18）

另外也缀加在带有第一、第二人称的领属附加成分的名词之后。如：

qılmışimizni （第二章 4, B4）

könglüngüzni （第二章 4, B5）

sizikläringizni （第二章 6, A9）

qangängizlarni （第二章 6, B1）

（二）作用：在句中作宾语。

1. uq-, sözlä-, bul-, qod-, äşid-, bil-, uz-, ö-, saqın-, kör-, işlä-, tut-, ayt-, qus-, idala-, tapla-, ut-, yägäd-, mängilä-等主动态的及物动词及所有强制态的动词要

求宾格形式的名词以表示动作所作用的对象。如：

- ① kānčkiyäsın yup “把幼儿洗净”。
- ② burhan nä (ärsär) uluğ türlüğ burhanlar işin işläyü yarlıqağal(ı)r “佛无论怎么样施行各种伟大的诸佛之事”（第三章 10, B4）。
- ③ nä tuğa birlä ök arhant qutın bulup nirwanqa barır “生于（色界）的同时得罗汉果而入涅槃者”（序 10, B2）。
- ④ äzrua t(ä)ngri titrü közin tüzün (maytri) bodis(a)w(a)tağ körüp “梵天目不转睛地看着弥勒菩萨”（第二章 17, A10）。
- ⑤ anta ötrü t(ä)ngri t(ä)ngri burhan şakılarnıng saqınčın bilip “然后天中天佛得知诸释迦之所念”（第三章 9, B3）。
- ⑥ uluštaqı adasını älig bägig qorqıtıp qutğarğalır üçün “为了恐吓国王阿陀士尼”（序 4, A1）。
- ⑦ yalıng yorır ark nomluğ dıntarlarığ qutğarğalır üçün “为了拯救赤身行走的邪见僧”（序 4, A5）。
- ⑧ anasını ät özin bälğürtüp “化身为他的母亲”（序 4, A16）。
- ⑨ yılığ yumşaq sawın ayıtu “说着温柔的语言”（序 4, A17）。
- ⑩ ark urışın qutğarğalır üçün “为了拯救婆罗门之子”（序 4, B6）。

2. Birlä, üçün, üzäki 等后置词之前的代词一般以宾格的形式出现。这种宾格的用法在现代维吾尔语中已消失。如：

在文献中	现代维吾尔语	汉语
olarnı birlä	ular bilän	跟他们
anı üçün	uning üçün	为了他
bizni üzäki	biz häqqidä	关于我们
mäni üçün	mining üçün	为了我们

三、 属格

（一）构成：此文献中的属格附加成分为-nıng/-nung。如：

- şakılarnıng “释迦族的” （第三章 3, B2）
- burhannıng “佛的” （第一章 4, B22）
- yılannıng “蛇的” （第三章 3, A3）
- yalanguqnung “人的”

（二）作用：属格形式的名词在此文献中作定语，表示从属关系。如：

- ① küwänčäng köngül(l)üg işilärning küwänč könglin turğurğalı tarqarğalı “为了阻止和消除这些妇女自满的情绪”（序 4, A21）。
- ② kantar ältäki buskarasarı älig bäg(nıng) küwänč köngül(l)üg tağ sangrın yimırgälir üçün “为了摧毁伽提伽陀国的国王高山般的狂妄”（序 4, A28）。
- ③ bu iş küdük antağ ärsär tüzün maytrınıng t(ä)ngri burhan nomınta toyın bol(maqı) üçün “这是因为仁者弥勒要依天佛之法成道”（第一章 13, A4）。
- ④ ayağqa tägimlig maytri bodisawatnıng ädgüsin ärdämin (köni a)yu bäräyin kim “把尊者弥勒菩萨的善德正确地讲给你听”（第一章 4, B5）。
- ⑤ t(ä)ngri yalanguq-nung bağşı ol “他是天中及人类的法师”（第一章 14, B3）。

四、与格

(一)构成: 此文献中的与格附加成分主要是-ğa/-qa/-gä/-kä 只有少数几个词如 čingaru (第二章 11, B9), yoqaru (序 10, B22), ongaru (第二章 2, B11) 中出现了-ğaru/-qaru/-gärü/-kärü 的形式。

(二)作用:

1. 部分动词如 tåg- “达到”, bar- “来”, kir- “进入”, čöm- “沉浸” 等要求与格形式的名词以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方向。如:

- ①balıqqa tågürü älitdi “安全地送到城中” (序 4, A19)。
- ②awiş tamuqa barı y(a)rliqadi “前往阿鼻地狱” (序 4, B5)。
- ③uluşqa barı y(a)rliqap “到……国家” (序 5, A15)。
- ④olarqa süzüg köngül(l)üg tñliğ-lar adralmaq-lağ açag ämgäkkä ärtiğü čomur-lar ärti “纯净的众生因和他们离别而沉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 (序 6, A11)。
- ⑤kü kälüg ärdämkä tægmiş arhant-larağ b(ä)lgürti “化身为已获至尊美德的诸罗汉” (序 6, A17)。
- ⑥nom nomlayu y(a)rliqap qutqa tågürü y(a)rliqadi “说法使他们得正果” (序 6, B16)。
- ⑦m(ä)n čü taş y(i)gän töpümin yärkä tågürüp “我曲·塔什·依干把头贴到地面上” (序 7, A21)。
- ⑧örüg amil nirwanqa tågürdäci “使得平安入涅槃” (序 7, B17)。
- ⑨dyanqa nomqa kirmiş “进入禅法” (序 9, A2)。

2. 部分形容词如 oğşatı “像…一样的”、tägimlig “值得的”、üläşi “像…一样的”, tükällig “全有的”、yöläşi “像…一样的” 等要求与格形式的名词。如:

- ①t(ä)ngri qızlarınga oğşatı “像仙女一样” (序 6, A28)。
- ②toquz türlüg tämir bağ-qa üläşi “九种铁锁链般的” (序 8, A13)。
- ③ayağqa tägimlig (maytri bo)dis(a)w(a)tñing ädgüsün ärdämin (köni a)yu bäräyin kim “把尊者弥勒菩萨的善德正确地讲给你听” (第一章 4, B5)。
- ④yula yalınğa yöläşi yimiştäg tüptüz uzun ärngäkläri “亮如火焰般的、柔软、笔直、修长的手指” (第二章 5, A12)。
- ⑤iki qırq qut buyanlağ irü b(ä)lgüngä tükäl(l)ig säkiz on türlüg ayrağın yaratağ-lağ... “具有三十二种福禄之相和八十种好的…” (第一章 15, A3)。
- ⑥yäti ärd(i)ni(kä) tükäl(l)ig “具有的” (第一章 15, A22)。
- ⑦linhua čäčäkkä osuğluğ “莲花一样” (第一章 15, A28)。

3. 与格形式的名词与 bär-, qıl-, kötür-, äsirgäyür-, tä-等及物动词搭配, 表示动作的方向。如:

- ①sansız tümän tñlağ-larqa asağ tusu qılu y(a)rliqadi “将善德施向无数众人” (序 4, B14)。
- ②wirutak älig bağ čantal(l)ar-qa y(a)rliğ y(a)rliqadi “魏茹陀君王向刽子手传旨” (序 6, B5)。

4. 与格形式的名词与部分强制态的动词搭配, 表示该动作的逻辑主语。如:

- ①bu arhant-larqa qutğarğuluq bu ş(a)rirkä süzülüp qut-ğarğuluq ol “此系被罗汉所拯救者, 此系被舍利澄净而拯救者” (序 5, A4)。
- ②bir quşlağ quşqa quwıtmış kögürçün “被一只猎鹰追来的” (序 6, B21)。

5. 表示动作进行的原因。如:

- ①sordapan qutqa qatağlantaçi “趋向预流果而勤修” (序 9, A25)。
- ②tüzün maytri-din adralmaqlağ açığ ämgäkkä badari bramannıng yüräki yarilip “一定为离别仁者弥勒之痛苦而心碎” (第一章 13, B6)。

③pasang tağ-niŋg iraŋinga umuǵı üzülmış “为山道路之遥远感到了失望”（第一章 16, A24）。

6. 表示“依照、按照”之意。如：

①uluǵ älig äzrua tängri ötügingä “以大圣梵天的请求”（第一章 1, A19）。

②ol oǵurda älig han y(a)rliǵinga (münlük ät) satmadı ärür “那时，国王有旨，禁止卖肉”

③äzrua t(ä)ngri ötügingä baran(a)s ulušta arsiwdan sangramda nomluǵ tilgän täbrädi “依梵天的请求，江绕城阿勒沙禅伽蓝中的法轮开始转动”（第一章 16, A11）。

五、从格

（一）构成：此文献中的从格附加成分为-din/-tin/-dın/-tın。

（二）作用：

1. 从格形式的名词在句中作状语，表示主语由该事物或该动作发生的地点而来。部分动词如 ün-, käl-, aǵ-, adral-, oz-, qutrul-, tüš-等要求从格形式的名词。如：

①bayaǵut taşıntın kirip kälip “富翁从外面回来”（序 5, B19）。

②himawant taǵdın činakantik atlaǵ ot kälürüp “从雪山上采来了名叫乾那伽提的草药”（序 6, B13）。

③bu munča türlüg ämgäktin oz-ar-lar “从如此多的苦难中解脱出来”（序 8, A23）。

④arhant quıtın tayǵuluq (tınliǵ)-lar utru tursar “如果面对一些从罗汉果位坠落者”（序 11, A21）。

2. 从格形式的名词在句中作定语。如：

ongtın yıŋaq “从右边”（序 6, A14）

soltın yıŋaq “从左边”（序 6, A16）

ičtın sıngar “从里边”（序 14, A16）

taštın sıngar “从外边”（序 14, A17）

六、位格

（一）构成：在此文献中的位格附加成分为-da/-tä。

（二）作用：位格形式的名词在句中作状语。

1. 表示事物存在的地点和动作发生的处所、时间等。如：

①bu aǵuluǵ yılanlar bu-umuntaǵ körksüz ažunta tuǵmıšlar “如此丑陋的毒蛇降生于世间”（序 5, B30）。

②timin ök qačan badari baraman t(ä)ngri-i burhannıŋ yär suwda b(ä)lgürmišin uqmasar “如果跋多礼婆罗门不按时得知天佛已在此界呈世”（第一章 13, B3）。

③ol oǵurda älig han y(a)rliǵinga (münlük ät) satmadı ärür “那时，国王有旨，禁止卖肉”

④äzrua t(ä)ngri ötügingä baran(a)s ulušta arsiwdan sangramda nomluǵ tilgän täbrädi “依梵天的请求，江绕城阿勒沙禅伽蓝中的法轮开始转动”（第一章 16, A11）。

⑤him-(lay) tağ-niŋg yıŋaqınta bakirati atlaǵ öǵüz qıdıǵınta kapil(a)wastu atlaǵ küsänčig körklä balıq bar “在喜马拉雅山附近的跋伽罗河边有一座美丽而又令人神往的伽毗罗卫城”（第一章 14, B22）。

2. 表示事物与动作发生的地点由来。如：

①ölür özintä ozǵuru y(a)rliqadı “把他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了”（序 7, A3）。

②bu nomluǵ sawaǵ ang magit ältä račagri kánt ulušta uqmış k(ä)rgäk “现在此言应从摩加陀国的王舍城中得知”（第一章 1, A3）。

③alqu adata arılaǵuči adınčıǵ t(ä)ngri t(ä)ngri burhanaǵ körmädin ölür m(ä)n “所以我可能

看不到普渡众生的有果者、全智的天中天佛便死去”（第一章 16, B5）。

④sizlärning ağzıngızlarda bu muntağ türlüg ädgü saw äşidgäli “想从您的口中听到这些善言妙语”（第二章 4, A17）。

3. 加在形容词之后表示比较。如：

<u>irinčtä</u> itinč <u>y(a)rlığda</u> y(a)rlığ	“非常可怜的”	（第一章 16, B3）
<u>yägdä</u> yäg	“最好”	（第二章 17, B7）
<u>ädgüdä</u> ädgü	“最好”	（第二章 17, B6）
<u>artuqta</u> artuq	“最多”	（第二章 17, A13）

4. 表示动作行为进行时所借助的工具。如：

①tüzün ma(ytri)n(ing t(ä)ngri burhan nominta toyın bol(maqı) “仁者弥勒要以天佛之法成道”（第一章 13, A15）。

②nä oğrinta nä tiltağinta bizing bägimiz... “因何缘由我们的大人...”（第一章 13, A10）。

七、范围—特征格

（一）构成：此文献中的范围—特征格附加成分有-taqı/-daqı/-täki/-däki 和-tinqı 两种。

（二）作用：在句中作定语以修饰、限制名词。如：

①uluštaqı adasını älig bägig...在...国家的阿陀士尼”。

②kantar ältäki buskarasarı älig ark g “在伽提伽陀国的国王的”（序 4, A28）。

③qayu ödün biliksiz wirutak älig bäg kapilawastu balıq-taqı şakılarıg ölütläp... “愚昧的巍辱陀君王屠杀了在迦毗罗卫城的众释迦族人”（序 6, A26）。

④qop ažuntaqı ätözin ayayu ağırlayu yinçürü yükünü täginür-m(ä)n “以我诸世之体恭敬地顶礼膜拜”（序 7, A21）。

⑤qamağ kang ögüz ičintäki qum sanınča üç ödki böğü biliklig burhanlar-nıng bağşısi bolmış “所有恒河沙般众多的三世贤智诸佛”（序 7, A24）。

⑥balıqnıng ang taštinqı qapağqa kirip “进入觉悟之城的最外一层大门”（序 9, A22）。

⑦arhant qutın bulup yana tayar bu baštinqı түзүн kişi tätir “获得罗汉果位之后又坠落，这便是第一的善者”（序 11, A1）。

八、工具格

（一）构成：此文献中的工具格附加成分为-n/-in/-un/-ün。

（二）作用：在句中作状语。

1. 表示动作行为进行时所借助的工具。如：

①iduq älkin aw(i)rta işin işläp “以神圣的手进行阿毗蓍陀之事”（序 4, A17）。

②manučap atlağ kükälig ärdämin asağ tusu qılmaqı antağ ärdi “以被称作摩奴沙的圣尊美德转施善德如此”（序 5, A9）。

③maytri ädgü ögli köng-lin asağ tusu qılmaqı y(ä)mä baş türlüg oğrın bolur “弥勒以慈悲之善念转施善得分为五种因”（序 5, A26）。

④az almır igin iglämiş ämgäklig tınlağ-larqa iginkä yaraşı äm ürüntäğ sudur ağ(i)liq tätir “治愈贫病之苦，为苦难众生治病成为良药，谓之经藏”（序 7, B2）。

⑤baş türlüg örtük nizwanıların yapalmış “被五种烦恼的披风遮盖”（序 8, A17）。

⑥nirwan y(ä)mä tört türlüg adruqın adrılur “涅槃也分为不同的四种”（序 8, B4）。

2. 缀加于-lik/-liq/-lüq/-lük 和-siz/-süz/-siz/-suz 结尾的形容词之后，表示动作进行的方式。如：

- ①angsız ögrünçülügin ängitä ät'özin külçirä yüzin t(ä)ngri tapa körüp “非常愉快地躬身微笑着面朝天看去”（第一章 14, B10）。
- ②ark-lär hanı arslantäg qorqunçsuz-ın yäti “如兽中之王狮子般的大胆地饮食”（第一章 15, A10）。
- ③ögrünçülüğ-in säwinçligin käl bar qılur-lar “欢乐和睦的相互交往”（第二章 2, A7）。
- ④anta ötrü saributri arhant ärtingü ämgäk-lig busuşluğın inçä täp ötünti “然后舍利弗罗汉以巨大的痛苦和忧伤这样请求”（第四章 16, A8）。

九、相似格

（一）构成：此文献中的相似格附加成分为-täg。

（二）作用：在句中作定语，表示与某一事物的相似。例如：

- ①taqı adan arslan hanı täg arhant-lar y(ä)mä nirwan bultılar “另外还有其他狮王般的诸罗汉也进入了涅槃之境界”（序 6, A8）。
- ②kün t(ä)ngri osuğluğ abidaram ağ(i)liq äm ürüntäg bolur “成为药的是太阳般的论藏”（序 7, B7）。
- ③yula yalınğa yöläşi yimiştäg tüptüz uzun ärngäkläri “亮如火焰般的、柔软、笔直、修长的手指”（第二章 5, A12）。
- ④başınç bantatu kápäztäg yilınçğa yumşaq äliki ärür “棉花般柔软的手”（第二章 5, A14）。
- ⑤tінlīg-lar qara bulittäg toylap “诸生灵像黑云般的聚集起来”（第二章 9, B23）。

十、量似格

（一）构成：此文献中的量似格附加成分为-ča/-čä。

（二）作用：

1. 在句中作定语，表示与某一事物、动作、特征在量、程度等方面的相似性，。如：

- ①qamağ kang ögüz içintäki qum sanınča üç ödki böğü biliklig burhanlar-nıng bağşısi bolmıš “所有恒河沙般众多的三世贤智诸佛”（序 7, A24）。
- ②yaratag-lağ körtlä körkin golač-ča yaruqın yaltrıy “向周围放射着光芒”（第一章 15, A5）。

2. 在句中作状语，表示方向。如：

- ①bir ikintisčä tüg(n)ü (i)dräsü “他们相互缠绕而来”（序 5, B24）。
- ②änätkäk tilintin tohri tilinčä yaratmıš “从梵语制成吐火罗语的”（第一章 16, B26）。
- ③t(ä)ngri t(ä)ngri burhan anıng öwkäsın amarturğalı yolča iki ağuluğ yılan b(ä)lgürtdi “为了让他怒火平息，使两条毒蛇呈现在路上”（序 5, B24）。
- ④ol yolča barıp “沿着这条路”（序 8, A29）。
- ⑤tängri burhan törüsınčä tägin (ögä atinga) tägip “从天佛之法获得王子之智”（第一章 5, B26）。
- ⑥antada basa käzikčä kántü kántü boşğunmıš “然后，你们再轮流提出各自学过的”（第二章 6, A18）。
- ⑦ädgölüg ärdinilər köngülčä ädinglär “用善宝如意地铺平”（第二章 6, A28）。

3. 在句中作状语，表示强调。如：ädgü ayağqa tägimlig ödinčä kältingiz “您来的正是时候”（第二章 11, A8）。

第二节 名词的数

与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文献语言相比,《弥勒会见记》中数的变化比较明显,其中又分为单数形式和复数形式。

一、单数形式

(一) 构成: 名词的单数形式是相对复数形式而言的。此文献中的名词的单数形式由名词不加任何语法形式的方式来表示。

(二) 语法意义: 名词的单数形式表示单一的一个事物或一类事物。如:

nom	“佛经”	(序 7, A27)
bars	“老虎”	(序 4, A4)
qunčuy	“公主”	(序 5, B8)
bayağut	“富翁”	(序 5, B19)

二、复数形式

(一) 构成: 此文献中的名词的复数形式附加成分为-lar/-lär。

(二) 语法意义: 在此文献中名词的复数形式附加成分只缀加在有生命的物体、人体部位、表示某些行为和表示抽象意义的名词之后。如:

išilärnġ	“妇女”	(序 4, A21)
käyiklär	“动物”	(第一章 15, A9)
başlarġnta	“头”	(序 8, A3)
nizwani-larġn	“烦恼”	(序 8, A17)
saqġnčlar	“想法”	(序 11, B10)

第三节 名词的领属—人称

2. 构成: 在此文献中出现的名词领属附加成分如下:

人称	单数	复数
第一人称	-m/-im/-ġm/-um/-üm	-miz/-imiz/-ġmġz/-umuz/-ümüz
第二人称	-ng/-ung/-üng	-ngġz/-unguz/-üngüz
第三人称	-i/-ġ/-si	

(二) 语法意义:

1. 领属附加成分缀加在被所属形式的代词所限制的名词之后。人称代词一般被省略, 并表示该名词所指事物属于说话者、听话者和被谈论者。如:

- ①m(ä)n čü taš y(i)gän tutuq älkimin qawšurup töpümin yärkä täğürüp “我曲·塔什·依干都统合掌头面礼足膜拜”(序 11, B24)。——属于说话者自己。
- ②(bizing ba)ğšġmġz badarġ bramanag “把我们的师傅跋多利智婆罗门”(第二章 6, A2)。——属于包括说话者在内的一个以上的人。
- ③qġzğutung bolzun “作为你的惩罚”(第一章 13, A1)。——属于听话者本人。
- ④sizlärnġ ağzġngġzlarda bu muntağ türług ädgü saw äšidgäli “想从您的口中听到这些善言妙语”(第二章 4, A17)。——属于包括听话者在内的者在内的一个以上的人。
- ⑤iduq älkġn aw(ġ)rta išin išläp “以神圣的手进行阿毗蓍陀之事”(序 4, A17)。——属于被谈论者本人。

第二章 名词结构研究

《弥勒会见记》的名词从构词法的角度可分为两类：非派生名词和派生名词。非派生词是指那些不能再分解的根词。派生词也分两类：由根词（或词根）缀加派生词缀构成的词和复合词。

第一节 非派生名词

1. 表示自然界或自然现象的名词：

yäl	“风，清风”	（第二章 2, A16）
tar	“山涧，山谷”	（序 12, B29）
tağ	“山”	（第一章 3, B29）
suw	“水”	（第四章 11, A13）
balıq	“城市”	（第一章 2, A7）
ark	“森林”	（第一章 15, B15）
čäčäk	“花”	（第二章 17, B10）
kök	“天”	（第四章 13, A21）
kün	“太阳，白天”	（第四章 14, A, 17）
qum	“沙子”	（序 7, A23）
suw	“水”	（第一章 6, A18）
tang	“清晨”	（第三章 5, B16）
yär	“地”	（序 14, B14）
ay	“月亮”	（第四章 7, A19）
bulıt	“云”	（第三章 6, A8）
ot	“草”	（序 6, B14）
ot	“火”	（第四章 15, A23）
tün	“黑夜”	（第一章 16, B22）
äs	“风，清风”	（第二章 2, A16）

2. 表示人体部位或人的生理现象的名词：

tiz	“膝盖”	（第二章 11, B26）
töpü	“头”	（序 7, A26）
töş	“胸骨”	（第二章 5, B11）
tü	“毛”	（第二章 5, A27）
ün	“声音”	（第一章 15, A19）
yota	“大腿”	（第二章 11, B27）
yüräk	“心脏”	（第一章 5, A10）
yüz	“脸”	（第一章 7, B26）
til	“语言”	（第一章 16, B27）
ağaz	“嘴”	（第四章 11, A27）
älig	“手”	（第一章 1, B19）
ät	“肉”	（第二章 5, B1）
baş	“头”	（第一章 16, B29）
ig	“病”	（序 7, B3）

köz	“眼睛”	(第三章 3, A14)
ong	“脸色”	(第二章 5, A27)
öwkä	“肺”	(序 8, B7)
qol	“手”	(第四章 14, B1)
saw	“话”	(序 6, B4)
söz	“话”	(第二章 12, A12)
aya	“手掌”	(第四章 8, B3)
adaq	“脚”	(序 6, B1)
tiş	“牙齿”	(第二章 5, B12)
qaş	“眉毛”	(第二章 5, B28)

3. 亲属称谓词:

urı	“儿子”	(序 4, B6)
ana	“母亲”	(第三章 1, B20)
ini	“弟弟”	(第一章 4, B2)
ata	“父亲”	(第二章 7, A6)
oğul	“儿子”	(第一章 7, A28)

4. 表示时间和方位的名词:

sol	“左”	(序 6, A16)
orun	“位置”	(第三章 4, B26)
öd	“时间”	(第一章 5, A7)
taş	“外面”	(第三章 11, B1)
yıl	“年”	(第一章 2, B22)
iç	“里面, 内部”	(序 7, A23)
ul	“下面”	(第二章 8, A6)

5. 表示人或动物的名称的名词:

kişi	“人”	(第一章 6, A24)
käyik	“野兽”	(第三章 9, A22)
tişi	“妇女”	(第二章 5, B12)
är	“男人”	(第四章 15, A18)
işi	“妇女”	(第三章 2, A29)
yılan	“蛇”	(序 5, B28)
bars	“老虎”	(第二章 7, B29)
buqa	“公牛”	(第二章 5, B23)
bağşı	“老师、师傅”	(第一章 9, B4)

6. 与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有关的名词:

ton	“衣服”	(第三章 4, B20)
yip	“线”	(序 4, A20)
ağı	“财产”	(第一章 14, A19)
äw	“家”	(第三章 10, A6)
ik	“纺锤”	(序 4, A23)
iş	“活, 事”	(第四章 5, B10)
asığ	“利益”	(第一章 16, B1)
ağu	“毒, 毒药”	(序 7, B4)
äd	“物, 财产”	(序 5, B1)

yol	“道路”	(序 7, B19)
yïpar		(第二章 5, A17)
7. 表示官职和等级制度的名词:		
han	“皇帝”	(第三章 5, B12)
bäg	“匍、伯克”	(第三章 2, A7)
čor	“啜”	(第一章 1, B11)
idi	“主人”	(第二章 7, B27)
qul	“奴隶”	(第一章 16, B4)
8. 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		
törü	“法”	(序 8, B11)
töz	“根, 根本”	(序 8, B5)

第二节 派生名词

派生词是指通过在根词(或词根)上缀加词缀而构成的词。在根词(或词根)上缀加词缀是突厥语最主要的构词方法,是其词汇发展的主要途径。派生名词可分为来自动词的名词和来自静词的名词。

一、来自动词的名词

1. 动词词根后缀加-a/-ä/-i/-ï/-u/-ü 派生出具有该动词特性的名词。如:

ögä	“智者”	(第一章 5, B27)	来自 ög-	“赞扬”
yula	“火苗、灯”	(序 8, A1)	来自 yul-	“发光”

2. 动词词根后缀加-k/-ik/-ğ/-g/-ig/-ïğ/-uğ/-üg 派生出该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名称或动作的结果。如:

ağrıq	“疼痛”	(序 4, A12)	来自 ağır-	“痛”
ämğäk	“痛苦, 辛苦”	(序 8, A23)	来自 ämgä-	“辛苦”
bäzäk	“装饰品”	(序 8, A3)	来自 bāzä-	“装饰”
bilig	“知识”	(序 7, A18)	来自 bil-	“知道”
bitik	“书写出的东西”	(第一章 6, A16)	来自 bit-	“写”
bölük	“部分”	(第四章 8, A23)	来自 böl-	“分”
buyruq	“梅录”(官职)	(第一章 1, A5)	来自 buyru-	“命令”
ätig	“首饰”	(第一章 9, A24)	来自 ät-	“做”
kāzik	“排列”	(第四章 9, A6)	来自 kāz-	“渡过”
körk	“面貌、美”	(第一章 4, A12)	来自 kör-	“见看”
ötüg	“请求”	(第一章 1, A19)	来自 öt-	“请求”
tarīg	“农作物”	(序 4, B20)	来自 tarī	“种”
tatağ	“甜的”	(序 6, A22)	来自 tat-	“尝”
tayaq	“帮助, 支援”	(第一章 10, A1)	来自 *tay-	①
tizig	“顺序”	(第一章 9, B 29)	来自 tiz-	“排列”
tolğaq	“疼痛”	(第二章 1, B29)	来自 tolğa-	“转”
turuq	“模样”	(序 9, A18)	来自 tur-	“站”
yazuq	“罪”	(第二章 8, A16)	来自 yaz-	“犯罪”
tapīg	“膜拜”	(序 5, B11)	来自 tap-	“敬”

① 试比较: tayan “依靠”。

barq	“财物”	(第一章 13, B11)	来自 bar-	“占有”
uruğ	“种子”	(第三章 1, B6)	来自 ur-	“打”
ayağ	“尊敬”	(第一章 2, A27)	来自 aya-	“尊敬”
yaruq	“光”	(第二章 8, B3)	来自 yaru-	“亮”
tiltağ	“原因”	(第二章 12, A25)”	来自 tilta-	“企图、起因”
ärig	“行为”	(序 4B, 18)	来自 är-	助动词
yapağ	“附属,有粘性的”	(第二章 13, A22)	来自 yap-	“关”
ög	“母亲”	(第三章 7, B13)	来自 ö-	“想”
tutuq	“都统”	(第一章 1, B13)	来自 tut-	“抓住”
bädük	“大的”	(第三章 2, A11)	来自 bädü-	“生长”
qatığ	“硬的”	(第四章 18, A9)	来自 qat-	“变硬”
ïraq	“远”	(第一章 16, A24)	来自 ïr-	“扒开”
sizik	“怀疑”	(第二章 6, A1)	来自 *siz-	“怀疑” ^①

3. 动词词根后缀加-maq/-māk 派生出表示该动作的抽象名词。这一词缀与动名词的词缀同形。如:

amranmaq	“爱情”	(第二章 4, A8)	来自 amran-	“爱”
ayamaq	“尊敬”	(第四章 2, B2)	来自 aya-	“尊敬”
börtmāk	“触”(佛教用语)	(序 6, B30)	来自 bört-	“接触”

4. 动词词根后缀加-ğu/-gü/-gü/-kü 派生出表示与完成该动作有关的抽象名词或事物的名称。这一词缀与动名词的词缀同形。如:

içgü	“饮料”	(第三章 8, A3)	来自 iç-	“喝”
közüngü	“镜子”	(第二章 5, A7)	来自 közü-	“出现”
sāwgü	“爱情”	(序 5, A30)	来自 sāw-	“爱”
bālgü	“记号”	(第一章 15, A3)	来自 bāl-	
ädgü	“好”	(序 7, A15)	来自 äd-	

5. 动词词根后缀加-m/-im/-um/-üm 派生出表示该动作结果的名称的名词。如:

körüm	“见得”	(第一章 3, A3)		
yarım	“一半”	(序 4, A11)		
tālim	“战利品”	(第一章 1, A11)	来自 tāli-	掠夺
baram	“物品,财务”	(第一章 14, A19)	来自 bar-	“拥有”

6. 自动式的动词词干后缀加-č/-iç/-uç/-üç 派生出表示该动作的结果或与该动作关联的精神、性情等方面内容的抽象名词。如:

körünč	“幕”	(第一章 3, B30)	来自 körün-	“出现”
ögrünč	“高兴”	(第三章 5, B16)	来自 ögrün-	“高兴”
qilinč	“行为”	(序 14, A11)	来自 qil-	“做”
qorqinč	“恐惧,畏惧”	(序 6, B27)	来自 qorq-	“害怕”
saqinč	“想法”	(序 5, B27)	来自 saqin-	“想”
tāgzinč	“卷,漩涡”	(第一章 1, A20)	来自 tāgzin-	“卷”
īnanč	“”(官职)	(第一章 1, A5)	来自 īnan-	“相信”
yükünč	“敬”	(序)	来自 yükün-	“敬”
irinč	“不幸”	(第一章 7, B19)	来自 irin-	“不幸”
kirtgünč	“忠实,虔诚”	(序 12, B21)	来自 kirtgün-	“相信”

^① 试比较: sizin “怀疑”。

ayinč	“恐惧”	(序 6, B27)	来自 aya-	“尊敬”
basinč	“压迫”	(序 11, A8)	来自 bas-	“压”
küwänč	“狂妄, 骄傲”	(序 4, A25)	来自 küwän-	“骄傲”
küsänč	“希望、渴望”	(序 14, A1)	来自 küsän-	“希望”
säwänč	“喜悦”	(第二章 9, A24)	来自 säwin-	“感到喜悦”

7. 动词词根后缀加-miš/-mš 派生出表示该动作结果名称的名词。这词缀与形动词完成式的词缀同形。如:

qilmış	“行为”	(第一章 7, B24)	来自 qıl-	“做”
yimiş	“果子”	(第二章 5, A12)	来自 yä-	“吃”

8. 动词词根后缀加-n/-in/-un/-ün 派生出表示该动作结果名称的名词。这词缀与动词自动态的词缀同形。如:

tügün	“结”	(第一章 2, A1)	来自 tüg-	“打结”
yalın	“灯, 火苗”	(第二章 5, A11)	来自 yal-	“燃烧”
tüzün	“仁慈、正直”	(序 7, B16)	来自 түz-	“平整”
yaqın	“近”	(第四章 5, A8)	来自 yaq-	“贴近”

9. 动词词根后缀加-d/-t 派生出表示该动作结果名称的名词。如:

tod	“满”	(第三章 1, B28)	与 tol-	“充满”	来自同一个词根
yid	“香气”	(第二章 2, A16)	与 yipar	“香气”	来自同一个词根 ^①
boşğut	“指示”	(序 9, A25)	与 *boşğu-	“学”	来自同一个词根 ^②

10. 动词词根后缀加-čaq 派生名词。如: urunčaq “抵押品” (序 12, A2) 来自 urun- “抵押”。

11. 动词词根后缀加-gli/-gli 派生出表示该动作实施者的名词。这一词缀与形动词未完成式的词缀同形。如:

ögli	“朋友”	(序 10, A11)	来自 ö-	“想”
yaratıgli	“创造者”	(序 9, A4)	来自 yarat-	“创造”

12. 动词词根后缀加-gin/-gin/-kin/-ğan 派生出表示动作结构的名词。这一词缀与形动词完成式的词缀同形。如:

tirgin	“集, 汇集”	(第二章 13, A25)	来自 tir-	“串起”
kälkin	“洪水”	(序 8, A12)	来自 käl-	“米”

13. 动词词根后缀加-ğaq/-gäk/-ğug/-güg 派生出表示动作手段的名词。如:

tirgük	“柱子”	(序 8, A19)	来自 tirä-	“支持”
asğuq	“项链”	(第一章 3, B19)	来自 as-	“悬挂”

14. 动词词根后缀加-ğuči/-güči 派生出表示动作实施者的名词。如:

qolğuči	“乞丐”	(第三章 15, A3)	来自 qol-	“乞求”
ögratingüči	“修习者”	(序 9, A7)	来自 ögrä-	“学习”
qatağlangüči	“勤修者”	(序 9, A14)	来自 qatağlan-	“努力”
arılağuči	“脱离者”	(第一章 16, B5)	来自 arıl-	“离开”

15. 动词词根后缀加-l/-il/-ul/-ul 派生出表示动作工具或结果的名词。这一词缀与动词被动态的词缀同形。如:

inäl	(官职)	(第一章 1, B5)	来自 *ina-	“相信” ^③
------	------	-------------	----------	-------------------

① 冯·加班:《古代突厥语法》,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4。

② 试比较: boşğun- “学习”, boşğur- “教, 引导”。

③ 试比较: *inan- “相信”。

tükäl “全部” (第三章 6, A26) 来自 tükä- “结束”
igil “普通” (第二章 17, A29) 来自 ig- “生病”

16. 动词词根后缀加-mür/-mur 派生出表示动作结果的名词。如:

yağmur “雨” (第一章 15, A18) 来自 yağ- “下”
almir “贪” (序 7, B1) 来自 al- “取、拿”

17. 动词词根后缀加-š 派生出表示该动作的抽象名词。这一词缀与动名词的词缀同形。如:

küsüš “渴望” (第一章 5, A8) 来自 küsä- “希望”
busuš “悲哀” (第四章 14, A12) 来自 busan- “悲伤”

18. 动词词根后缀加-dači/-tači/-täči 派生出表示动作实施者的名词。这一词缀与动词完成式的词缀相同。如:

kirtgünč iyä yoridači “随信行” (佛教用语) (序 9, B26) 来自 yorī- “行走”
nom iyin bardači “随法行” (佛教用语) (序 9, B29) 来自 bar- “去”
qatağlantači “努力者” (序 9, A25) 来自 qatağlan- “努力”

19. 动词词根后缀加-wač 派生名词。如: yalawač “使者, 圣人” (第二章 7, B7) 来自 yula- “邀请”。

20. 动词词根后缀加-liq/-liq/-luq/-lük 派生名词。这一词缀从动词派生名词的功能很弱, 文献中只见有来自 tün- 的 tünliğ “众生” (序 9, B13) 等少数几个名词。

二、来自静词的名词

1. 名词后缀加-liq/-liq/-luq/-lük 派生出该名词的抽象名词或表示“拥有某物”之意的名词。文献中很大一部分名词是通过缀加此词缀构成的。如:

ağilīq “库, 藏” (序 7, B3) 来自 aği “财产”
ädgölüg “好” (第一章 5, A12) 来自 ädgü “好”
biliklig “智者” (序 9, A19) 来自 bilik “智慧”
nomluğ “拥有法者” (序 8, A27) 来自 nom “学说、教法”
mängilig “拥有幸福的” (第一章 2, A9) 来自 mängi “幸福”
kăpăzlig “棉花地” (第一章 3, A19) 来自 kăpăz “棉花”
iqlig “怀孕” (序 4, A10) 来自 ič “内部、里面”

2. 名词后缀加-siz/-süz/-suz/-süz 派生出表示“缺乏该事物或没有该事物”之意的名词。如:

aqanaqsız “无漏, 永恒, 永不变” (序 8, B9)
biliksiz “无知” (序 8, B7)

3. 名词后缀加-tam/-tām/-dam/-dām 派生出带有该名词特征的抽象名词。如:

ärdäm “道德” (序 5, A19) 来自 är “男人”
tängri dām “上天的” (第二章 2, A7) 来自 tängri “天”

4. 名词后缀加-či 派生出表示某种职业的名词。如:

aščī “厨师” (序 5, B13) 来自 aš “饭”
qapağči “看守” (序 8, A14) 来自 qapağ “门”
qungqawči “弹箜篌的人” (序 4, B10) 来自 qungqaw “箜篌”
udči “牧民” (序 4A, 10) 来自 ud “牛”
yärči “指导者” (第二章 4, B14) 来自 yär “天、地”
yolči “指导者” (第二章 4, B14) 来自 yol “路”
älči “使者” (序 14, A25) 来自 äl “国家、人民”

6. 名词后缀加-k/-ik/-ğ/-g/-ig/-iğ/-uğ/-üğ 派生名词。如:

barıǵ “行为” (序 5, A1) 来自 bar- “有”

qapaǵ “门” (序 8, A15) 来自 qap “口袋”

7. 名词后缀加 a/-ä/-i/-ï/-u/-ü 派生出表示方位的名词。这一词缀与与格附加成分同形。如:

öngi “部分” (第一章 13, B27) 来自 öng “前面”

üzä “上面” (第一章 15, B18) 来自*üz “上”

8. 名词后缀加-n/-in/-un/-ün/-an/-än 派生出表示该名词所属的整体事物的名词。这一词缀很可能来自名词的复数形式。如:

ödün “时间” (序 6, A25) 来自 öd “时间”

ortun “中间” (第一章 7, A1) 来自 otu “中间”

alan “额, 前额” (第二章 11, A5) 来自 al “前面”

bodun “人民, 部落” (第三章 2, A7) 来自 bod “氏族, 部落”

9. 名词后缀加-qaq/-käk/-ğaq/-gäk 派生出表示小化或强化之意的名词。如:

ärkäk “男子” (第三章 7, B13) 来自 är “男人”

ärängäk “手指” (第二章 5, A13) 来自 är “男人”

10. 名词后缀加-ra/-rā 派生出表示方位的名词。这一附加成分与与格词缀同形。如:

asra “下面” (序 6, B2) 来自 as “下面”

tägrä “周围” (第二章 10, B1) 来自 täg “周围”

öngrä “前面” (第二章 4, A19) 来自 öng “前面”

içrā “里面” (序 14, B3) 来自 iç “里、内”

11. 名词后缀加-kiyä/-qya 派生出表示小、年轻、亲昵或娇小之意的名词。如:

känčkiyä “婴儿” (序 4, A18) 来自 känč “青年、年少的”

yuqaqya “薄的” (第四章 5, A10) 来自 yuqa “薄”

12. 名词后缀加-han/kän 派生出表示称号的名词。如:

tärkän “达干”(官职) (序 14, A23) 来自*tar^①

burhan “佛” (序 4, A15) 来自汉语借词*bur “佛”

13. 名词后缀加-taš/-täš/-daš/-däš 派生出表示与类的同类事物的名词。如: qadaš “亲属”(第一章 3, A29) 来自 qa “亲戚”。

第三节 复合名词

复合词是指由两个根词按照一定方式组合构成的词。作为一种黏着语的古代维吾尔语, 在根词(或词根)上缀加词缀——即派生法——是其最主要的构词方法。复合法本不是突厥语中构造新词的基本途径, 但在《弥勒会见记》中却出现了相当一部分的复合名词。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与此文献是翻译作品有关。

此文献中出现的复合名词从内部结构来看可分为联合式、偏正式和主谓式三种。

一、联合式复合名词

(一) 联合式复合名词的定义及其分类。

联合式复合名词由两个名词根词构成, 这一类复合名词在此文献中居多。依据构成新词的两个根词的词意, 联合式复合名词又可分为三种:

1. 由两个意义相近的固有词(突厥语词)联合构成的复合名词。如:

^① 试比较: tamīm “贵族妇女的称呼”。

uwit uyat	“羞耻”	(序 4, A6)
asağ tusu	“利益”	(序 4, B16)
kü kâlig	“神尊美德”	(序 5, A14)
âd tawar	“物, 财产”	(序 5, B1)
qorqunçi ayinçi	“恐惧”	(序 6, B27)
ârig bariğ	“行为”	(序 5, A1)
âm ürün	“疗法, 疗效”	(序 7, B3)
qısağ tangağ	“束缚”	(序 7, B25)
çoğ yalın	“火焰”	(序 8, B29)
ârk türk	“强盛”	(序 8, B30)
iş ködük	“事、活儿”	(序 9, A2)
umuğ inağ	“寄托, 援助, 支持”	(序 12, A4)
bay baramlağ	“富裕的, 富豪”	(序 12, A12)
âw barq	“家产”	(序 12, A13)
bağ çuğ	“铁链”	(第一章 2, A1)
yigit urı	“男儿”	(第一章 2, A17)
ağar ayamaq	“尊敬”	(第一章 3, B20)
tapağ uduğ	“膜拜, 顶礼”	(第二章 9, A22)
bay bayağut	“富人”	(第二章 10, A12)
ağı barım	“财产”	(第一章 5, A23)
irinç yarlığ	“不幸的苦主”	(第一章 7, B19)
âtig yaratığ	“首饰”	(第一章 9, A24)
ada tuda	“危险”	(第一章 14, A17)
öd qolu	“时间、期间”	(第一章 14, A30)
küç küsün“	“力量”	(第一章 14, B17)
kâzig tizig	“排列”	(第一章 14, B24)
bodun boqun	“民众”	(第一章 14, B26)
at kü	“名声”	(第一章 14, B2)
arığ simäg	“森林”	(第二章 9, A21)
ayağ çiltäg	“敬奉”	(第二章 10, B13)
qut qıw	“幸福”	(第二章 8, B20)
ârüş üküş	“许多”	(第一章 10, A1)
tâlim üküş	“众多、无数”	(第一章 10, A4)
ülgüsüz sansiz	“无数的”	(序 8, B13)
umuğı inağı	“希望”	(第二章 10, A25)
ig ağıriğ	“病情”	(第三章 3, B21)

2. 由一个外来语词和与其词意相近的固有词（突厥语词）联合构成的复合名词。如：

awant tılağ	“因缘”	(序 8, B30)	awant (粟特语) + tılağ (突厥语)
yäk içkäk	“吸血鬼”	(序 9, A6)	yäk (梵语) + içkäk (突厥语)
didim bâzäg	“王冠”	(序 12, A16)	didim (粟特语) + bâzäg (突厥语)

3. 由两个逻辑上有一定关系的表示同一类事物的名词联合构成的复合名词。如：

köngül köküz	“心胸”	(序 4, B17)
öz yaş	“生命, 生活”	(第二章 1, A16)

tün kün	“日夜”	(第一章 6, B1)
bodī sīnī	“身材, 体格”	(第二章 5, A, 25)
yār suw	“世界”	(第一章 5, B20)
yağī böri	“敌人”	(序 14, A18)
tü tüb	“毛发”	(第一章 14, B8)

(二) 联合式复合名词的词意。

1. 第一和第二种复合名词的词意与构成该复合名词的两个根词的词意相同。如:

uwīt uyat	“羞耻”	(序 4, A6)	uwīt	“羞耻”	+	uyat	“羞耻”
asağ tusu	“利益”	(序 4, B16)	asağ	“利益”	+	tusu	“利益”
öd qolu	“时间、期间”	(第一章 14, A30)	öd	“时间”	+	qolu	“时间”

2. 第三种复合名词的词意是从构成该复合名词的两个根词的词意基础上推理得出的抽象概念。如:

yağī böri	“敌人”	(序 14, A18)	yağī	“敌人”	+	böri	“狼”
yār suw	“世界”	(第一章 5, B20)	yār	“地”	+	suw	“水”
öz yaş	“生命, 生活”	(第二章 11, A16)	öz	“生命”	+	yaş	“岁数”

(三) 联合式复合名词的形态变化特征。

1. 构成联合式复合名词的根词均属于名词。如:

ig ağrığ	“病情”	(第三章 3, B21)
tün kün	“日夜”	(第一章 6, B1)

2. 联合式复合名词发生形态变化时, 词缀一般缀加在第二个根词之后, 但有时也同时缀加在两个根词同时之后。如:

ät özin	(序 10, A26)
ät özintäki	(第一章 2, A3)
ät özintä	(第二章 2, B8)
ät özning	(第二章 13, A25)
ät özintä	(第三章 13, B3)
umuğī inağī	(第二章 6, B22)
işim küdüküm	(第四章 6, B18)

3. 联合式复合名词同样可以派生新的复合名词。

adasız tudasız	“没有危险的”	(第三章 6, B4)	来自 ada tuda
asağlığ tusuğluğ	“有利的”	(第三章 4, A14)	来自 asa tusu
başsız közsüz	“善变的”	(第一章 14, A20)	来自 baş köz

二、偏正式复合名词

(一) 偏正式复合名词的定义及其分类: 偏正式复合名词由一个名词中心根词与一个修饰性根词构成, 这两个根词不一定属于同一个词类。偏正式复合名词依据该修饰性根词的词类又可分为六种:

1. 由两个名词构成的偏正式复合名词。如: sūt ügrä “奶面” (第一章 15, B14)。

2. 由形容与名词构成的偏正式复合名词。如:

tarāğlağ yār	“耕地”	(序 8, B25)
yangī kün	“新年”	(第一章 4, A27)
tükāl bilgä	“全智的”	(第一章 5, B19)
şor suw	“咸水”	(第二章 7, A13)
boş yultuz	“自由星”	(第一章 15, A2)

3. 由名词与缀加了-lig/-lig/-lüg/-lağ/-liğ/-luğ/-liq/-lik/luq/-lük 词缀的词构成的偏正式复合名词。如:

bilgä biliklig	“智者”	(序 4, B27)
az qılınçlığ	“贪” (佛教用语)	(序 4, B29)
öwkä köngül(l)üg	“忿” (佛教用语)	(序 4, B28)
küwänč köngüllüg	“慢” (佛教用语)	(序 4, B29)
körüm kökzlüg	“骄” (佛教用语)	(序 4, B30)
winay ağıliq	“律藏”	(序 7, B5)
abidaram ağıliq	“论藏”	(序 7, B9)
biliksiz biliklig	“无知”	(序 8, B7)
darsanarmak atlağ körüm yol	“相见道”	(序 9, A23)
tümkä biliklig	“愚昧, 纯根”	(序 9, B26)
tärs nomluğ	“邪见”	(序 4, A5)
ayağqa tägimlig	“尊者”	(第二章 1, A7)

4. 由数词或数词短语与名词构成的偏正式复合名词。如:

üč ağıliq nomlar	“三藏经”	(序 7, B1)
säkiz türlüg tüzün yol	“八正道”	(序 7, B12)
bäš azunluq	“五世”	(序 7, B24)
tört tuğumluğ	“四生”	(序 7, B25)
säkiz sanwar	“八戒”	(序 9, A3)
bäš yigirminč kšan öd	“第十五心间”	(序 9, A24)
altı bölük niz-wanılar	“六烦恼”	(序 9, B6)
üč ärdini	“三宝”	(序 12, B26)
tört maharač	“四大天王”	(序 14, A12)

5. 由体词即形动词、动名词与名词构成的偏正式复合名词。如:

öčmāk dyan samar	“已灭禅定”	(序 10, A21)
amranmaq uluš	“欲界”	(序 9, B6)
asılmaz tözlüg	“无退相”	(序 11, A2)
topulur tözlüg	“堪达相”	(序 11, A26)

6. 由名词与一个后置的、对其加以修饰或限制的定语构成的偏正式复合名词。此种复合名词依照已知的古代突厥一回鹘语语法规律完全不能加以解释, 笔者认为这是当时回鹘人在将由梵语、粟特语、吐火罗语等印欧语言的佛教著作译为古代突厥一回鹘语的过程中受其语言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构词方式。

ät öz	“自体”	(序 4, A3)	ät	“肉, 皮” +	öz	“自己”
yol oruq	“小路, 羊肠小道”	(序 8, A27)	yol	“路” +	oruq	“瘦的”

(二) 偏正式复合名词的词意: 偏正式复合名词的词意是构成该复合名词的两个根词词意的组合。如:

üč ärdini	“三宝”	(序 12, B26)
tört tuğumluğ	“四生”	(序 7, B25)
yangi kün	“新年”	(第一章 4, A27)
nomluğ tilgän	“法轮”	(第一章 16, A12)

(三) 偏正式复合名词的形态变化: 当偏正式复合名词在句中与其它词发生句法关系时, 仅中心根词的形态发生变化。在此类情况下, 另一个根词往往是形容词。如:

① yangi künüg körünčlär(ig körgäli) tängridäm quwrağ yığılurlar “观赏新日的景象, 诸天众

已经聚集”（第一章 4，A27）。

② anagam qutün bulmıš tüzün tñlğ öčmāk dyan samarağ öritmiš (bolsar) “一个获得不还果位的慈善生灵，如果点燃已灭禅定”（序 10，A21）。

③ sakardagam qutqa qatağlanğučı amranmaq uluštaqı altı bölük niz-wanilarağ tarqa-rıp “趋向一来果位的勤修者，断除欲界的六烦恼”（序 9，B6）。

二、主谓式复合名词

（一）主谓式复合名词的定义：主谓式复合名词由两个相互间有着类似“主谓关系”的根词构成，其中前者多为名词，后者多为动词。这类复合名词在此文献中较少见。如：

azun tutar	“转世”	（序 10，B21）
kirtgünč iyä yorıdaçı	“随信行”（佛教用语）	（序 9，B26）
nom iyin bardaçı	“随法行”（佛教用语）	（序 9，B29）
yultuz körüm	“星相家的”	（第二章 6，A22）

（二）主谓式复合名词的词意：主谓式复合名词的词意是构成该复合名词的两个根词词意的组合。

（三）主谓式复合名词的形态变化：此文献中，未见这一类复合名词带有形态变化的形式。

第四节 佛教用语的构成

《弥勒会见记》作为一部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文献，其中出现的大多数名词都为佛教用语。因此，分析和研究该文献中所出现的古代维吾尔语的名词构成，就不能忽视对其中所出现的佛教用语的构成的研究。此文献中的佛教用语一起构成方式可分为五种：

（一）使用突厥语的固有词来表示佛教中相应的概念。如：

biliksiz	“痴”	（序 4，B29）
bört	“触，接触”	（序 5，B5）
töpü	“顶”	（序 11，B22）

（二）使用此前已进入突厥语中的摩尼教用语来表示佛教中相应的概念。如：

dintar	“摩尼教徒”	来自粟特语	文献中表示“佛教徒”	（序 4，A5）
äzrua	“梵天”	来自粟特语	文献中表示“婆罗门”	（序 14，A12）

（三）依靠构词法利用固有词来构造新词以表示佛教中相应的概念，其中包括派生法和复合法。

1. 派生法：即通过在根词后缀加词缀的方式来构造新词。如：

akanaksiz	“五漏智”	（序 8，B9）
aqanaqlağ	“有漏智”	（序 8，B11）
boşğutluğ	“有学”	（序 9，A5）
boşğutsuz	“无学”	（序 9，A8）

2. 复合法：即通过将一个以上的根词组合起来的方式来构造新词。如：

säkiz türlüg tüzün yol	“八正道”	（序 10，B14）
tätik säkiz biliklig	“利根”	（序 4，B26）
ortun biliklig	“中道”	（第一章 7，A1）
az qılınçlığ	“贪”	（序 4，B28）
öwkä köngüllüg (öwkä biliglig)	“忿”	（第一章 5，B1）
mün tür(ü)k	“诤”	（序 4，B29）

küwänč köngüllüg	“慢”	(序 4, B29)
körüm köküzlüg	“骄傲”	(序 4, B30)
üč öd	“三世”	(序 7, A24)
asağ tusu qılmaq	“转施善德”	(序 12, B2)
tört tuğumluğ	“四生”	(序 7, B25)
bäş azunluğ	“五世”	(序 7, B27)
toquz onartuqı altı azaq nomluqlar	“九十六种外道”	(序 8, A26)
y(i)g(i)rmi artuqı yäti türlüğ tüz-ün qutluğ tın-lığ-lar	“二十七个先哲”	(序 9, A10)
amranmaq uluś	“欲界”	(序 9, B6)
altı bölük niz-wanilar	“六烦恼”	(序 9, B6)
önglüg öngsüz t(ä)ngri yäri	“色界色无界”	(序 9, B19)
tümkä biliklig	“愚昧, 纯根”	(序 9, B26)
öçmäk dyan samar	“已灭禅定”	(序 10, A21)
tärs nomluğ	“邪见”	(序 4, A4)

(四) 遵循突厥语的语法规则, 对外来语借词加以改造来构造新词。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1. 由词意相同的固有词与外来语借词组合起来的方式来构造新词。如:

awant tılağ	“因缘”	(序 8, B30)	awant (粟特语)	+	tılağ (突厥语)
az almir	“贪”	(序 7, B1)	az (粟特语)	+	almir (突厥语)
spars bört	“触”		spars (梵语)	+	bört (突厥语)

2. 由词意相关的固有词与外来语借词组合起来的方式来构造新词。如:

abidaram ağıliq	“论藏”	(序 7, B9)
= abidaram (梵语) “论” + ağıliq (突厥语) “藏”		
sudur ağıliq	“经藏”	(序 7, B3)
= sudur (梵语) “经” + ağıliq (突厥语) “藏”		
winay ağıliq	“律藏”	(序 7, B5)
= winay (梵语) “律” + ağıliq (突厥语) “藏”		
üç ağıliq nom	“三藏经”	(序 7, B1)
= üç ağıliq (突厥语) “三藏” + (粟特语) nom “经”		
üç ärdini	“三宝”	(序 12, B26)
= üç (突厥语) “三” + ärdini (梵语) “宝”		
ikini aġam nom	“中阿含经”	(序 8, B24)
= ikini (突厥语) “第二” + aġam (梵语) “阿含” + (粟特语) nom “经”		
darsanarmak atlağ körüm yol	“相见道”	(序 9, A23)
=		
bäş yigirminč kšan öd	“第十五心间”	
= bäş yigirminč (突厥语) “第十二” + kšan (梵语) “刹那” + öd (突厥语) “时间”		
säkiz on artuqı säkiz türlüğ utun nizwani	“八十八种邪恶烦恼”	(序 9, A28)
= säkiz on artuqı säkiz türlüğ utun (突厥语) “八十八种邪恶” + nizwani (粟特语) “烦恼”		
sordapan qut	“预流果”	(序 9, A29)
= sordapan (梵语) “_____” + qut (突厥语) “福”		
sakardagam qut	“一来果”	(序 9, B2)

= sakardagam (梵语) “_____” + (突厥语) qut “福”
 anagam qut “不还果” (序 9, B10)
 = anagam (梵语) “_____” + qut (突厥语) “福”
 arhant qut “罗汉果位” (序 11, A6)
 = arhant (梵语) “罗汉” + qut (突厥语) “福”

(五) 直接使用外来语借词。在文献中出现的外来语借词中, 宗教用语占了绝大多数。其中以梵语借词居多, 其余为粟特语和汉语借词。现将文献中出现的外来语借词罗列如下 (不包括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

1. 梵语借词

braman	“婆罗门”	(序 4, B6)
sarwatina	“佛智”	(序 4, B15)
sasi	“施舍”	(序 4, A24)
dyansamar	“禅定”	(序 4, B23)
arhant	“罗汉”	(序 5, A4)
šarikä	“舍利”	(序 5, A5)
manučap	“有意、有智”	(序 5, A25)
nirwan	“涅槃”	(序 6, A7)
šaki	“释迦族”	(序 6, A27)
qantal	“刽子手”	(序 6, B5)
čarmit	“游览”	(序 6, B20)
tirti	“六师外道”	(序 7, A7)
sarati	“极乐, 享乐”	(序 7, A9)
sazan	“佛敕”	(序 7, A10)
bram-sangalamban	“僧伽盂兰盆节”	(序 7, A11)
kalp	“很长一段时间”	(序 7, A18)
ärdini	“珍珠, 宝”	(序 7, A27)
sanbutik	“教义”	(序 7, A29)
paramartik	“度”	(序 7, A29)
sangirtak	“吉祥的”	(序 7, A30)
sudur	“经”	(序 7, A30)
winay	“律”	(序 7, A30)
abidaram	“论”	(序 7, A30)
akat	“光明”	(序 7, B6)
sansar	“轮回”	(序 7, B22)
čintamani	“珠宝”	(序 8, A4)
nizwani	“烦恼”	(序 8, A17)
nipičaturt	“灭谛”	(序 9, A1)
sanwar	“八戒”	(序 9, A3)
baramart	“真谛”	(序 9, A4)
kola koli	“家家”	(序 10, A5)
asanki	“阿僧企叶”	(序 12, A3)
tužit	“兜率天”	(序 12, A24)
maytri	“弥勒”	(序 14, A9)
maharač	“大王”	(序 14, A12)

bodisawat	“菩萨”	(序 14, B15)
namu but	“南无佛”	(第一章 1, A1)
namu daram	“南无法”	(第一章 1, A1)
namu sang	“南无僧”	(第一章 1, A1)
sangram	“寺院”	(第一章 1, A20)
š(i)mnu	“魔鬼”	(第一章 2, A27)
arzi	“神仙”	(第一章 4, A1)
wičay	“界限”	(第一章 15, A2)
muhurt	“一刹那”	(第一章 15, A3)
wačrazan	“宝座”	(第一章 15, B17)
tapasačaran	“酷刑僧”	(第一章 16, A30)
yäk	“魔鬼”	(第一章 13, A6)
kolti	“亿万”	(第一章 15, B19)
ačari	“大师”	(第一章 16, B25)
kintiri	“魔鬼”	(第二章 2, A6)
kantariwī	“魔鬼”	(第二章 2, A6)
udumbar	“无花果”	(第二章 2, A27)
kšanti	“忏悔”	(第二章 4, B6)
patar	“叶”	(题目)
kaš	“袈裟”	(第三章 1, A23)
buyan	“功德”	(序 14, A13)
maha kalpta	“百万大劫”	(第二章 11, A30)

2. 粟特语借词

tamu	“地狱”	(第四章 16, A13)
nom	“学说、教法、佛经”	(序 4, B8)
nizwanī	“惑”	(序 5, B30)
az	“贪”	(序 8, B7)
upasi	“男在家人”	(序 12, B22)
upasanč	“女在家人”	(第一章 3, B3)
šimnu	“魔鬼”	(第一章 2, B7)
čahšapat	“斋戒”	(第一章 15, B1)
noš	“甘露”	(第一章 16, B24)
kiši	“大师”	(第一章 16, B25)
kägdä	“纸”	(序 14, B23)
känt	“城镇”	(第二章 1, A29)

3. 汉语借词

burhan	“佛”	(序 4, A15)
qunčuy	“公主”	(序 4, A22)
toyin	“僧侣”	(序 4, A30)
qungqaw	“筌篲”	(序 4, B11)
bursung	“佛僧”	(序 11, B18)
žun	“闰”	(序 14, A3)
titsī	“弟子”	(第一章 2, B13)
lu	“龙”	(第一章 3, B17)

sangī	“僧”	(第一章 9, A9)
buši	“布施”	(第一章 13, B29)
linhua	“莲花”	(第一章 15, A28)
hua	“花”	(第二章 9, A10)
čin	“真”	(第二章 11, B9)
qay	“路, 街”	(序 12, A15)

第三章 《弥勒会见记》的方言属性问题

虽然目前尚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但事实上古代突厥碑铭文献语言与回鹘文文献语言是存在差异的。而对于这一差异形成的原因,学者们或是认为由于使用古代突厥碑铭文献和回鹘文文献的部落分布的地域过于辽阔;或是认为由于其语言经历了历史的变化;或是认为由于文献题材的不同^①。冯·加班女士在其《古代突厥语语法》一书中则明确指出回鹘文文献语言内部存在方言差异,并给出了相应的划分标准。依据该标准,她将回鹘文文献语言分为碑铭方言、婆罗米文写本方言、y-方言和 n-方言四种。而对于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方言属性问题,学者们基本认为属于 n-方言,但还部分保留了部分碑铭文献的语言特点。耿世民先生在《哈密本〈弥勒会见记〉德文本序》一文中指出,写本的语言比较古老,有些接近摩尼教文献的语言,即附加成分中常以低元音代替通常的高元音(即 a/ā 代替 i/i) ”^②。以下便通过对此文献的语言特征的归纳来阐述笔者的观点:

一、此文献中所表现出的 y-方言的特征

1. 冯·加班女士将 ayīg/aniğ “坏的,很”一词作为划分“y-方言”与“n-方言”的标准^③。而该词以 ayīg 形式在此文献中共出现 29 次,aniğ 形式未出现。从这一点来看,此文献应属于 y-方言。如:

- ①ayīg qilīnč qiltılar “做了坏事”(第十五章 3, B1)。
- ②ädgü ädgü oğlanīm ayīg yawlaq qilmanglar “善念的孩子们,希望你们不要作恶”(第二章 8, A26)。
- ③alqu ayīg tarqardačılarqa ädgü ögli saqīnč saqīntačī lar “对所有愿消除恶法的人”(第十三章 11, B13)。
- ④ayīgda ayiği ol ärmiš “是非常坏的”(第十三章 8, B8)。

2. 冯·加班女士曾指出副动词的-pan/-ipan/-ïpan 形式和-p 形式中,后者为 y-方言所特有。而在此文献中,-p 形式副动词共出现 2667 次,-pan/-ipan/-ïpan 形式副动词未出现。如:

- täp (一共出现 400 多次)
- b(ä)lgürtüp (一共出现 8 次)

^① Mercal Erdal : *A Grammar of Old Turkic* , 2004.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文字、文献和方言概述》,载《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② 耿世民:《回鹘》,载《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③ 冯·加班:《古代突厥语法》,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

qorqitüp	(序 4, A1)
yorip	(序 4, A8)
adinip	(序 6, A8、A20)
mungadip	(序 6, A19)
bicip	(序 6, B7)
sačip	(序 6, B14)
saqinip	(序 7, B20)
barip	(序 8, A29)
inčip	(序 9, B24)
kirip	(序 9, A22)
inip	(序 9, A23)
bürünüp	(第四章 5, A10)

3. y-方言所特有的表示疑问的小品词为 *ärki*, 而不是 *ärinič*。在此文献中 *ärki* 共出现 87 次^①, 而 *ärinič* 只出现了 2 次, 见于 (第二章 7, B2)、(第四章 5, A18)。

4. y-方言的工具格附加成分均为 -n/-in/-un/-ün, 而非 n-方言中的 -an。如:

- ① *İduq älkin ikig tutup...* “以自己的神圣的手拿着纺锤...” (序 4, A23)。
- ② *az almır igin iglämiş ämgäklig tünlağ-larqa iginkä yaraşı äm ürüntäg sudur* “为苦难众生治病成为良药, 谓之经藏” (序 7, B2)。
- ③ *öwkä biliklig ağun ağuqmış tınığların* “忿毒而毒害的众生” (序 7, B4)。
- ④ *tört türlüg kälkin niz-wanilağ qarimların tägriklämiş* “被四种烦恼满盈的壕沟而包围” (序 8, A12)。
- ⑤ *yaratmış baş türlüg örtük nizwanılarnı yapalmış* “被五种烦恼的披风遮盖” (序 8, A17)。
- ⑥ *ikinti agam nom içintä yüz türlüg ögdikin ögä* “中阿含经中以百种赞美词而赞美” (序 8, B24)。
- ⑦ *alpın ämgäkin säkiz türlüg tüzün yol kökzintä b(ä)lgürüp* “艰难痛苦地呈现在八正道中央” (序 10, B14)。

5. 冯·加班女士曾指出 n-方言的主要特征之一为词尾及某些词干非第一音节中的 a/ä 没有为 i/i 所替代。但在此文献中, 这种情况出现较少。

(1) 此文献中的第一人称动词过去时形式为 -tim, 而非 n-方言所特有的 -tam。如:

üntim	(第一章 7, B18)
kältim	(第三章 1, A18)
tägintim	(第三章 4, A23)
ičtim	(第十章 2, A9)
ämtim	(第十章 2, A7)
toğğay ärtim	(第十六章 3, B2)
ärtürtim	(第二十四章 5, A9)

(2) 此文献中的第一、二人称复数领属附加成分为 -imiz、-ingiz, 而非 n-方言所特有的 -amaz、-angaz。如:

tärkänimiz	“我们的达干”	(序 14, A23)
kälinimiz	“我们的儿媳妇”	(序 14, B1)
inimiz	“我们的弟弟”	(序 14, B6)

^① (序 5, A28)、(序 7, B20)、(序 8, B4)、(第一章 1, B15)、(第一章 3, B9)、(第一章 4, A12)、(第一章 4, B1)、(第一章 13, A13)、(第一章 13, B22)、(第一章 14, A24)、(第二章 6, A3)、(第二章 6, A3)、(第二章 6, A5)、(第二章 6, A6)、(第三章 3, A27)、(第三章 2, A30)、(第三章 1, B26)、(第四章 5, A2)。

bāgimiz “我们的官人” (第一章 13, A11)
 siziklāringizni “你们的怀疑” (第二章 6, A9)

(3) 此文献中的副动词形式为 -ip/īp, 而非而非 n-方言所特有的 -ap。如:

qorqītīp (序 4, A1)
 yorīp (序 4, A8)
 adīnīp (序 6, A8、20)
 mungadīp (序 6, A19)
 bīčīp (序 6, B7)
 sačīp (序 6, B14)
 saqīnīp (序 7, B20)
 barīp (序 8, A29)
 inčīp (序 9, B24)
 kirip (序 9, A22)
 inip (序 9, A23)

(4) 此文献中的命令—祈使式动词形式为 y-方言所特有的 -alīm/-ālim, 而非 -alam。如:

tosalīm (序 14, A7)
 bolalīm (第一章 1, B14)
 baralīm (第二章 4, A14)
 qīlalīm (第二章 10, B4)
 bulalīm (第三章 2, B10)
 tūnglalīm (第三章 4, A3)
 soqušalīm (第四章 16, B15)
 qaltīm (第三章 7, B21)

6. n-方言的主要特点之一为在根词之后缀加的工具格附加成分 -n/-īn 受该根词中的圆唇元音影响, 变为 -un/-ün^①, 而在 y-方言中不发生这种变化。如:

usnirin “用乌瑟” (第二章 5, B24)
 könglin “用心” (第二章 6, A1)
 ögdikin “用赞美词” (序 8, B24)
 qadğuluğīn “痛苦地” (第一章 13, B21)
 ögrünčüligin “高兴地” (第一章 14, B10)
 qorqunčsuzīn “大胆地” (第一章 15, A10)

7. 此文献中的从格已用 -tīn/-dīn/-din/-tin 来表示, 而不是同 n-方言中一样借用位格来表示。如:

töpüdin (第二章 6, A7)
 balīqtīn (第一章 15, B5)
 uluštīn (第二章 7, B9)
 qantīn (第二章 2, B17)
 sansardīn (第二章 8, A22)
 qīlīnčtīn (第二章 8, A30)
 qarangqudīn (第二章 8, A30)
 tāngrilārdin (第二章 8, B19)
 āwdin barqtīn (第二章 9, B5)
 basīnčīntīn (第三章 2, A22)

^① 冯·加班:《古代突厥语法》,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4。

burhantñ. (第三章 4, A21)

8. 此文献中的属格为-nñg, 而非 n-方言所特有的-ng。如:

bramannñg (第二章 6, B5)

anasññg (序 4, A16)

išilärññg (序 4, A21)

ärññg (序 4, A25)

bägnñg (序 4, A28)

tñnliğlarnñg (序 4, B17)

arhantññg (序 5, A14)

tatağññg (序 6, A22)

qatunlarnñg (序 6, B11)

yollarnñg (序 7, B19)

ärk türknñg (序 8, B30)

balıqnñg (序 9, A22)

burhannñg (第一章 4, B22)

bodisawatññg (第一章 6, A18)

bahšisññg (第一章 6, B28)

9. 此文献中的第二人称动词过去时形式为-tñng, 而非 n-方言中常见的-tñğ。如:

aytñnglar (第二章 6, A1)

ülägäli altñng ärdi (第四章 9, A4)

qiltñng (第十三章 10, A20)

tapıntñng (第十三章 11, B13)

10. 古代突厥碑铭文献语言中的 čığaŋ “穷”一词在此文献中以 čığay 的形式出现^①, 而非 n-方言中的 čığan。

二、此文献中所表现出的 n-方言的特征

1. 在此文献中除了 ağız “嘴” (第四章 2, B14) 这一形式外也出现了 ağaz 的形式。

2. 此文献中的宾格附加成分除了-ig/-ig 外, 也有-ağ。如:

sawığ (第一章 2, A15)

sawağ (第三章 4, B4)、(第一章 1, A2)、(第一章 7, A20)

bramanağ (第二章 2, A22)

bodisawatağ (第二章 8, B16)

saqınčlarağ (第二章 8, B22)

由于冯·加班女士所指出的例外现象可能并不规则, 我们只能说在可能部分文献中某些特点占优势。基于此, 正如冯·加班女士所言: y-方言的特点在此文献中占优势, 但也存在部分属于 n-方言的语言现象。但就其方言属性而言, 笔者认为《弥勒会见记》与其它大多数古代维吾尔佛教文献一样, 是属于 y-方言的作品。

^① (第三章 4, B12), (第一章 7, B20)。

结 语

《弥勒会见记》是迄今已知现存篇幅较长的回鹘文文献之一，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值得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从上个世纪初《弥勒会见记》发现起，虽然各国学者对此文献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但至今还没有对《弥勒会见记》语法的完整、全面的研究成果。

研究此文献的语言特征在古代维吾尔语研究中有一定的意义，并对了解此文献与其它文献的区别很有帮助：作为一份宗教文献，其语言风格与其同时代的世俗文献语言风格有所不同；作为一份前伊斯兰时期的文献，其语言风格与其他时期的文献语言也有所不同；而作为一种文学语言，其语言风格与当时人们的口语想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以及与之相适合的语法，维吾尔语也不例外。在维吾尔语语法研究中，词法研究十分重要，对句法的研究往往依赖于词法研究的发展与深化。而维吾尔语是有形态语言，词的语法意义一般都由词的某种语法形式表现出来，而词序及其它句法形式并不起重要作用。著名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梅耶（adhgjkdgkdg）就认为对于有形态语言而言，语言的形态变化就代表着该语言的特征。可见，维吾尔语词法研究在全部语法研究中所承担的重任。

维吾尔语词汇就其结构来说可分为根词（或词根）和词缀。根词作为不可再分的语意单位，在维吾尔语中具有独立的功能和完整的意义。词缀没有独立的功能，且在语音关系上除个别罕见的例外情况，都依附于根词（或词根）而存在。因此，词缀有与根词（或词根）的语音成分相应的几个变体。

维吾尔语里的名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动词和副词等实词无论在文中还是单独出现均有实在的词意，且可以附加构词词缀和构形词缀。维吾尔语作为黏着语，在根词（或词根）、词干后缀加各种词缀正是其构词与构形的主要手段。

对古代语言进行历史的研究是以若干个共时的断面研究为基础的，因此便凸现了共时研究的重要。本文所进行的是对此文献所处时期的古代维吾尔语的共时性研究。此文献的序言和前四章保存的相对完整，且本人认为对此五章（序）的词法研究能够描述出整篇文献的词法特点。因此，本文中仅分析和归纳了此五章（序）序和前四幕中的名词词法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在本文中对此文献的名词词法结构进行了分析。此文献中名词的形态系统由以单数—复数为主要对立的数形态、以从属关系为基础的领属人称形态、以名词和名词及名词和其他词类之间的句法关系为实质的格形态等三个子形态系统构成。

在此文献中，名词的形态词尾具有一些与鄂尔浑—叶尼塞文献相比相对较突出的特点：

第一：在《弥勒会见记》语言中，在早期文献中的复数词尾-t 几乎没有使用；而当时的复数附加成分-än 使用时，多具有很浓厚的构词色彩。而这两类复数附加成分在鄂尔浑碑铭中多作复数标志。这说明，在这一时期上述附加成分的复数意义已不被注意。

第二：名词的附加成分-lar/-lär 在《弥勒会见记》中，用得十分广泛。这说明以-lar/-lär 形态为主要标志的复数形式和不带这一标志的单数名词在这一时期已构成语法意义上的对立，构成名词数语法范畴。

第三：在《弥勒会见记》语言中，名词方向格的附加成分-ra, -ğaru/ -qaru/ -gäru/ -kärü 等附加成分几乎没有出现，-ğaru/ -qaru/只出现在 yoqaru, čingaru, ongaru 等少数几个词

中，有明显的构词意义。

第四：在名词宾格附加成中，在保留-g/-ig/-üg/-ğ/-iğ/uğ, -n/-in/ın/-un/ün 的同时，已开始使用-ni/-ni，这为后来仅以-ni/-ni 代替其他宾格形态的形式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弥勒会见记》语言中，量似格、相似格、范围-特征格等开始广泛使用。这与鄂尔浑文献相比，在量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在论文写作之初，笔者本想对《弥勒会见记》的名词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讨，但由于自身才疏学浅，论文中对名词的一些分析可能不是很精确、可能遗漏了一些重点、使本文包含了这样那样的不少缺陷与错误，这些都有待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改善。

主要参考文献

- 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阙白尔、克尤木·霍加：《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1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 耿世民：《回鹘文主要文献及其研究情况》，《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 力提甫·托呼提：《论维吾尔语形态》，《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第二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 买提热依木·沙依提：《古代突厥语的构词法》，《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第二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 买提热依木·沙依提：《从拉布古孜的〈圣人传〉看突厥语的语音变化》，《民族语文》，1996年第3期。
- 买提热依木·沙依提：《论古代突厥语中动词语态附加成分》，《民族教育研究》，1999年增刊。
- 买提热依木·沙依提、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回鹘文契约文书》，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福乐智慧〉语言名词的形态系统概述》，《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第二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 阿不都热西提：《回鹘文摩尼教文献语言结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1996。
- 阿不里克木·牙森：《吐鲁番回鹘文世俗文书语言结构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
- 哈密提·铁木尔：《现代维吾尔语语法》（维文），民族出版社，1987。
- 耿世民、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
- Clauson Sir Gerard :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 1972.
- Talat Tekin :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Indiana University , Bloomington , 19____.
- 李增祥、买提热依木、张铁山：《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
- 埃·捷尼舍夫著，陈鹏译：《突厥语言研究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 艾·纳吉甫：《现代维吾尔语》，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内部资料，1980。
- R R K 哈特曼、F C 斯托克著，黄长著等译：《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 《耿世民先生 70 寿辰纪念文集》，民族出版社，1999。
- Annemarie von Gabain : *Eski Türkçenin Grammeri , Mehmet Akalın Çeviren , Ankara Universitesi* , 2000.
- 迪拉娜·伊斯拉菲尔：《回鹘文〈善恶王子的故事〉之词法》，《新疆文物》（维文版），2003年第3期。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弥勒会见记〉属于 n-方言吗》，《呼伦贝尔大学学报》，2006 年 4 期

后 记

我来自新疆较偏僻的和田地区。在中央民族大学已学习了8年间，在这期间买提热依木老师和穆哈白提老师一家人无论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我尤其要感谢导师买提热依木教授。他的学识和为人令我敬仰。在民族大学的八年学习期间，他给予的生活和学业上的指导将使我终生受益。

在学习古代突厥语的过程中，更是从耿世民教授的著作中汲取了大量的知识。近一年以来，我更有幸聆听了耿老师的几门课程，这都使我受益匪浅。

同时，我的成长也与导师组的力提甫老师、阿布都若夫老师是分不开的。如果说我今后取得了任何成绩的话，那都是得益于这些位老师的辛勤培养与悉心关怀。

这里还不能不提到的是：在毕业论文写作期间，毛拉尼牙孜老师在论文的格式与电脑处理等方面给予了宝贵的意见；几年来胡尔西丹老师在教务等方面长期的不厌其烦的帮助；挚友迪拉娜在百忙中将我的毕业论文输入电脑并校对，艾哈买提·霍加在成文后加以校对、润色和排版。这里对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一直告诫自己，作为中才之人，从事毕业论文创作导致衣带渐宽，形容枯槁都是情理中事。论文要达到理路清楚、字句简洁、标点正确、观点新颖符合规范殊非易事。论文在观点、分析、表达等方面必然存在诸多问题，希望得到广大学者以及对此主题感兴趣的同人的批评指正。

最后，我要感谢家人一贯对我的支持和理解，感谢朋友和同学对我的帮助和陪伴。

同时还要感谢室友们，以及所有老师、亲人、朋友的支持与帮助。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声明

本人声明：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取得的
研究成果。对前人及其他人员对本文的启发和贡献已在论文中作
出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
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和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者撰写过的研
究成果。

本人同意学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等有关规定保留本人学位论文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资料库送
交论文或者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中央民族
大学可以将本人学位论文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
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复制手段和汇编学位论
文（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 杨政廷 日期： 2006 年 6 月 1 日